籌海圖編卷之十一

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　曾孫庠生胡維極

孫舉人胡燈　舉人胡鳴岡　階慶　仝刪

經畧一

叙寇原

除内逆

定朝謨

擇將材　御將附

實軍伍

選士卒

恤軍屬

精教練
足兵餉
清屯種
汰冗食
慎募調 客兵附
集衆謀
收圖籍
定武畧
鼓軍氣
公賞罰
禁妄殺
處首級
恤傷殘

敘寇原

主事唐樞云天下學未大明人心不正以致有是諸同志欲爲得爲能爲宜再訂印功夫先從天下人心上倭寇滅盡然後天人合發以定萬化之機

此言人心乃治亂之原凡論禦寇者皆詳於治法而畧於治人惟此推究本源度越群見似過而實切故首列之

御海策要云爲民禦亂莫若絶斯民從亂之心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則皆中國之赤子無賴者入而附之耳大畧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間有之夫豈盡爲倭也倭有時可使之無遺種而其雜以土人也則吾之攻殺者有限而民之附益者無窮幾何而有

寧日哉故愚以爲今之當事者當一面督兵截殺以
治其流一面重撫百姓以治其本錢粮非
上供至緊者悉與奏免而一切軍門用度皆奏
請無礙官物以充之無令盡責諸民而其不容或已者
則嚴爲會計使吏胥粮里人等無有指一科十之弊
則斯民不惟身得安生而其心且有父母孔邇之懷
固將可殺而不可使之爲亂矣今日郊野之間皆囂
然喪其樂生之志夫民不樂生其又將何所不至哉
此今日不可不爲之計者也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盜賊起於民窮民窮由於賦
役之繁重官吏之貪酷而官吏貪酷又其致盜之大
本也蓋使官吏循良則部檄雖有征歛而亦爲之周
旋善處民之被害亦輕官吏貪酷則
朝廷雖有寬恩善政而亦被其停廢尅削民之受禍不減
故盜賊之興多由貪吏而亦最恨貪吏觀方臘之亂
所殺官吏備極慘毒此其驗也故自古明君良臣平
日既以選用良吏爲弭盜之本臨難亦以委用良吏
收平盜之功唐太宗嘗言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
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而龔遂之治渤海
賈琮之平交趾皆是道也近時盜賊所在充斥實由
昔日權奸弊政及守令乘機侵尅之所致今
朝廷累下恩詔悉更舊弊而盜賊猶未革心者惟以平日
貪庸之吏揚揚猶在民上而其一二離職者則又歸
作富翁而坐享吾民之膏血或反陞要識而更爲貪

吏之營窟故無以服盜賊之心而散其脅從之黨爲
今計者宜簡命風力憲臣出詢民瘼而凡舊日貪官
暴吏不拘見任去官悉皆重按其罪以快吾民之憤
窮追其贓以代吾民之賦而又選用循良之吏委以
便宜寬其文法倣襲遂賈琮故事使得推誠布德散
其徒黨而一二渠魁及奸民乘間生亂稔惡難宥者
輕則就委守令設法擒捕重則選委將帥調兵剿除
則盜賊平而患未絕矣計不出此而欲因循荏苒襲
用舊人行舊政吾恐盜賊難保其不至於滋蔓也
主事唐樞云備倭之法防海之禁斤斤明于
國初然寇未嘗絕何也夷夏有無之互以通也承平日久
市舶之官勢勝流職於是爲私通之計自天順末以
來安之而海上亦無盜警凡商於海者武其貝而力嘗
雖有小寇無所容於其間嘉靖初市舶罷流臣嚴其
私請商市漸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鑰申禁於六年張
一厚申禁於十七年六年之有禁而胡都御史璉出
十七年之禁流延而有浙江巡按楊九澤之疏乃有
朱都御史紈之出視撫設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
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轉而爲寇
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寇勢盛於嘉靖二十年後
是時居有定處隱泊官前澳南紀澳雙嶼澳而已又
人有定夥名酋不上六七許棟李光頭就擒張月湖
蔡未山死陳思盼爲王直所殺王萬山陳太公曹老
又皆不聞矣又況入有定時登岸虜人致其巢責令

以貴贖後乃盤據內地隨在成居而惡少繼發徐明山者三十二年前之禍之釁也當夫壬子前盜形已具沿海有司爲禁益嚴內外商物不得潛爲出入內地人素與交識者因負其貲而不償夫然後壬子之變作矣

此言海寇之患其始由於流官嚴禁海商其後成于內地奸民負商貲本

都御史章煥云倭夷安從至哉有首亂有脅從有導引明乎此而後賊可理也故外賊易見內賊難知今以海外蠻夷而深入內境道路之紆曲民間之虛實官府之動靜纖息必知者誰爲之也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鳴號而須臾畢集賊固善匿匿之誰也此東南之大變也夫吾民重困欲爲盜久矣然時有見執之患自賊間入而爲之用進有望外之獲退無盜賊之形海濱無關隘阻詰豪艘輕舟往來甚捷此賊之由通也與賊連衡與良民雜居賊未至皆良民也賊至則良民去奸民留賊去又皆良民也此禍之所以難測也兵入其地以爲居民詢賊情問道路悉爲所誤當此時以爲奸民戮之然有良民也以爲良民舍之然有奸民也故兵多惑亂而妄行故倭夷有由入也亂賊有由熾也兵行有由誤也良民有由擾也城郭有由驚也奸萌有由自也故奸黨不消則賊患不止故安攘之計莫要於安反側夫反側之初良民也橫征暴斂追之耳故奸民不可以形治也治倭寇以兵治反側以誠故內賊爲急外賊次之政事

爲急甲兵次之誠得良吏而分治之行寬大布恩信
問疾苦時拊循明示不校反側者回心矣此襲遂所
以治渤海之盜也且今良民安居而樂業彼將反本
而呼天捐親戚背鄉井冒危險豈其情哉是散賊黨
而伐賊謀也倭夷安從入哉故良吏優於良將善政
優於善戰不然興師百萬能驅倭夷不能驅奸民奸
民在賊可以復入師不可久留是行奸民之計也且
天下寧獨倭夷可爲亂哉故反側爲要夫反側者反
問之因也敵情所由得也善致之則爲我用不善致
之則爲賊用此先兵家之要微乎微乎不可以盡言
者也

太守嚴中云海商原不爲盜然海盜從海商起何也許

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常防劫奪募島夷之驍悍而善
戰者蓄於舟中泊於雙嶼列表濱海之民以小舟裝
載貨物接濟交易夷人欺其單弱殺而奪之接濟者
不敢自往聚數舟以爲衛其歸也許二輩遣倭一二
十人持刀送之倭人還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殺至其
本國道中國劫奪之易遂起各島散慕之心而入寇
之禍不可遏矣

此言海商初無奸倭入寇之念因防他盜漸至乎此其後遂即真大受倭患矣

都督萬表云向來海上漁船出近洋打魚樵柴無敢過
海通番近因海禁漸弛勾引番船紛然往來海上各
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或群各
黨分泊各港又各用二板草撒腳船不可勝計在於

沿海兼行刼掠亂斯生矣自後日本暹羅諸國無處不到又誘帶日本島倭奴借其强悍以爲護翼許二住雙嶼港此海上宿寇最稱强者後被朱都御史遣將官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就雙嶼港築截許二逸去王直原在許二部下管櫃素有沉機勇畧人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住烈港漸次併殺同賊陳思昉柴德美等船伍遂至富强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峯徐碧溪徐元亮分領之因兩海上番船出入関無盤阻而興敗之徒紛錯於蘇杭近地人民自有餽時鮮餽酒米獻子女者自陷黃巖屠霩霤而其志益驕其後四散刼掠不於餘姚則於觀海不於樂清則於瑞安凡通番之家則不相犯人皆競趨之

杭城歇客之家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爲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爲彈硝以爲火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及布帛絲綿油麻酒米等物

此言海寇起於中國邊海奸民違禁取利初通西番後及日本爲寇心腹毛海峯徐碧溪徐元亮者乃其魁首而許二王直又魁中之尤也臧厥渠魁非策之至要而功之無上者歟

海道副使譚綸云片板不許下海禁革雙桅大船乃屢朝明例以銷禍未萌意至深遠柰何沿海竈丁假以採辦私造大船違禁下海始則取魚繼則接濟甚則通番十數年來富商大賈侔利交通番船滿海間有朱秋崖任事之臣力行禁捕而大家竈戶浮議橫生不曰小民無以聊生則曰國課必致虧損加之監鹺憲臣偏護竈戶過抑邊官摘拾小愆節次論劾海道備倭

勘兵相繼遂至避禍遷就海禁愈壞養成大禍莫有
敢言者往年倭寇張聲勢又驅其人以爲嚮導蘇松之寇半皆脅從捕
獲有贓尤多竈戶必須申明嚴禁仍乞特
勑巡鹽御史釣束竈戶止於額設海邊場蕩採辦煎鹽道
照節題事例小船編號朝出暮入循塗載鹽不許造
大船入洋採捕招惹倭夷仍立連坐之法以稽私出
之弊如有縱容下海爲盜者運司場官併得坐罪

此言漁戶竈丁但當用小船不
當容其打造大船逼番引寇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倭賊入寇多因我民爲之勾引蓋
逋逃不歸則禍本未拔東南無息肩之期合行督撫
諸臣多方招徠務使不軌之徒以次歸正

又題云蠡尔倭奴敢肆流刼者皆緣我之內逆爲之鄉
導也倭奴非內逆無以逞狼貪之志內逆非倭奴無
以遂鼠竊之謀必須禁捕內逆方可消除外寇合行
督撫諸臣責令軍衛有司將沿海居民逐一清查造
冊在官稽其生理時加約束敢有仍前不悛從倭爲
逆許令同里之人赴官告首即於犯人名下追銀三
十兩充賞本犯從重處治板本塞源此爲要務也

定廟謨

都御史唐順之題云自海賊入寇以來十餘年東南雖
苦其毒而賊之被殺者亦積至幾萬今年寇江北寇
浙東者且萬餘而寇福建者傳聞不下二三萬則是
殺者不可勝紀而寇者不爲少止夫南倭與北虜異
日外砂礫之地從古以來原有韃子腹裏膏腴之地
二十年前原無倭子今曰外尚有一兩年無寇而倭
子邦無一焉不來如此不已非止外患將爲內腹古
云兵久則變生近者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挾官
縛吏則兵變之漸矣蘇人素怯弱而游冶子弟懷毒
蓄機日伺倭來棄外合應幸早發之猶燒官寺刼獄
囚鬨然一逞則民變之漸矣此其萌芽也誠不可不

深圖而熟慮之若謂倭寇之來一歲一番
殺却一番便自了事則臣不敢知其所終也伏惟
聖明勑下禮兵二部備講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圍之機及
勑督撫諸臣徧訪倭情集議長策二十年前何以絶無倭
患十年之間何以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是了如
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南之舊苟可以利
國不必爲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外
內臣工方畧畢上然後
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年斷
却此賊臣猶以爲速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一勝臣
猶以爲浪戰

擇將才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慣歷
戰陣者尤爲難得今彼處邊軍衝鋒破敵者既拘例
不得報功而斬獲首級者又被勢豪奪去不得報陞
官級至於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者又或家貧
不得營幹管軍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起自行伍真
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
勑彼處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
衆家貧不得差遣者務要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印
備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
伍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
次使其得陞官職與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漸

陞品級以備將官之選則在邊將領可得真才而緩
急有備矣

又云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
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
是豪傑臣愚以爲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
又弭盜賊策之上也如蒙乞
勑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
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
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
甲教師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
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即發邊方
以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幾

員精選

廷臣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雜以習運籌
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
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塗之
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爲
國家弭大患立大功者矣

又云選將責在兵部者蓋惟守邊常職耳今軍政不立
久矣若遇中原盜起而專命武將之出貪功好殺盜
猝難定而民命已殘惟得文臣能帥者監而統之則
相機度勢撫捕兼施然後脅從可散而首惡就擒賊
可早滅地方不致大殘矣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令之世祿

紈袴固有宣力翼戴長於馭衆者矣寧無朘削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畀之兵柄求無敗事不可得已昔者晉悼公使欒糾爲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爲戎右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拊髀之思庶幾可息乎

此言將才當即於練兵之中選擇

御史徐敦題稱先該巡按御史周如斗疏請於沙兵耆民之中照例論功陞賞不願陞授者許其子弟讀書者入學不讀者充吏承其舉人監生人等叙功加級選用此亦因時處置鼓舞人心之術而未經詳議舉行者何也議者不過以名器至重豈宜私濫然既與之冠帶矣許之援例入監補官矣則何惜乎此而不以勸效死之人心作東南之士氣哉且此輩類多粗悍而養之學校榮之祿秩又所以爲化誨懷來之方也合無推廣前例激勵後圖仍嚴行監軍御史叙論功次分別等第不致冒濫或許實授或許入學或許

叙用而將領之久効勞於海防者仍念人才爲今日之急勝負爲兵家之常通論功過勿以一失而遽棄之

此言激勸沙兵着民之法愚謂欲用沙兵着民須督以文官如督官兵之法方可不然則將放肆如官兵矣

參議唐愛云今之論任將者不曰使貪使詐隨才器使則曰精選賢才不宜輕用愚以爲二說皆是而皆未也何也使貪使詐云者非謂貪與詐爲當用但云駕馭之有法耳若將而貪汚則虛報兵額侵匿糧銀尅剥下人縱容剽掠無所不至矣曾有如此之將其部伍不完號令不行而能立功者乎若必求廉吏而用之拘拘於執轡之內一毫不取一毫不與何以激勸功能結納人心也昔漢高以千金與陳平縱其出入李牧備邊凡幕租聽其饗士莫與稽考故皆能成功今之將官自俸禄外更無舒展何以感動軍士而致其死命乎如愚見似宜體恤其情

奉爲定例總兵歲與者聽其作犒賞之用不問其費之由由是而查其部伍禁其尅剥責之以成功則在上者心無不安而在彼亦得以足兵足餉選練攻守沛乎有餘力也或者曰使其妄用與入已如之何曰通計總參能幾何人試以浙江一省計之不過費銀六千兩而止耳使其能衛生民不受屠戮之慘則敗歷風濤衝冒矢石勞苦萬狀即以此而優厚之亦豈爲過乎不然廉者難望其立功貪者難責其守已蠹國

殃民多靡邊費比之明與六千之數損益不大相遠哉

此言體恤將官乃任將第一要訣也自來將官多不成功者正以貪者無德以服衆廉者無力以設施若能恤其私則貪者可以無貪而廉者可以成功矣此義人皆知之亦私議之但避嫌而莫敢上達愚故述而載之

舉人王文祿云今當選衆之中或將萬兵者名之曰總即借指揮之祿與之有功另行外有將千兵者名之曰千總即借千戶之祿與之有功另行外有將百兵者名之曰百總即借百戶之祿與之有功另行外其不能將兵之官止食軍之月粮是亦有祿矣其指揮千百戶有能領兵者聽若然則兵皆將也

此言選將定祿之法

御史張椿云爲將須有膽有畧有量有德殺人如刈草從善如轉環用財如揮沙保民如恤子故拘泥故常不敢分毫出格者況望其諳韜畧乎武舉科亦未能盡得其人欲將外衛官員照京衛保舉會舉之例拔擢聽用其不稱任使者照文職加俸往俸事例或遞臧其俸留爲軍門礮鈍之具文職之中有能知兵善陳者參酌要用不必拘以常格則豪傑之伏未必無人或致仕官僚或舉監生員或山林韋布諸凡術數小道有能占天文曉兵法閑武藝善游說一切可爲

海防之裨者皆招致之察其聲實之如何隨其材品之高下使之各盡所長以神鼓舞則人莫不激發而賈勇效能矣此王陽明于居家握兵之日每能延攬以寓此意

予按諸公論選將之法詳矣然猶似欠明也何也將有不同有大將有偏將偏將亦不同有先鋒有哨援有守營有奇伏必先正將之名色而後論夫選之之法庶言有歸着而法不混施焉耳何謂大將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虛懷而取善不遺用材而器使各當古人所謂善將將者是也何謂偏將恤下而不苛遇敵而不懼奉令而不違沉幾而不露應變而不窮古人所謂善將兵者是也要之上通天文下達地利中諳人事必兼此三者而後可以言將否則不得乎太乙六壬奇遁之傳不知乎駕風鞭霆之術孰爲勝地而宜據宜爭孰爲要路而宜守宜伏敵情有緩急難易如何而攻陣勢有奇正分合如何而用孟浪而戰是以卒與敵也夫大將以出令爲職者也若識不足以範圍才不足以駕馭諸將其肯奉行乎偏將以受成筭而不自用爲職者也若提兵既遠不能隨時出奇而欲一關白主帥其能以成功乎昔王晉溪在本兵宸濠之亂談咲自如人或訝之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吾置之於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既至人咸稱服愚謂選大將者當以晉溪爲法仇鸞寧之大奸爲百戶時勇騎數萬

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佗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佗度虜所必駐之處掘地坑令二十人埋伏覆以蘆席飾以浮土三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爲號虜至此果札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虜疑大軍襲之自相蹂殺過半而走質明五十人歸報中軍遣人馳割首級遂成奇勳可見勝敵不在多人命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矣愚謂選偏將者當以李忠宣爲法

御將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陸贄有言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不威而欲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蘇轍所言宋祖用將之善而欲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此御將之術也

又云自古御將莫如宋祖昔人謂其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功萬世御將者所當法也

實軍伍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五百有奇

此言設兵舊制

又云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爲誅求收伍未幾旋即竄匿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荷戈殳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役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壻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

此言兵不足之故有三

又云其犯罪充軍者嚴爲發解明隸尺籍如近年兵部

題准事例不得有所隱脫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壯者程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以二十歲爲始五十而罷復爲民有疾病願復民者聽不苦之以終身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鼓舞爭爲兵矣仍籍應募他郡者責令來歸其冊籍則歲注之給以懸牌嚴其虛冒私替之弊當其精壯善鬬之時得以盡力武事而不出二十年後復爲平民皆知自愛而重犯法不至叫呼無賴爲凶人如此則軍無缺額而必無不任戰之民死于無罪者矣

此言足兵之法有三

又云　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軍伍空缺有一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備查缺額之數而補足之其運粮班操等項原因海上無事撥借別用者可悉還之原衛所使自爲守衛所之兵常足則備禦無患矣

此言足兵須先查復撥借別用之卒

都御史唐順之云逃軍許其自首隨處收補一節論明決直截僕亦同此意蓋與逃而無用不若就近而補之猶得一軍之用也既而思之深有未便者苦寒磽确之地人甚不樂居嚴法羈管嚴法清勾然猶往者多逃而逃者不獲若逃軍即許改編則雖素不逃之軍亦孰不逃焉是今日逃軍之補見役所以釀成異日見役者之作逃軍也利少而害多矣是以不敢遽有題請

此言處逃軍之法不當聽其隨處收補

海道副使譚綸云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粮則反爲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于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合無委賢能有司官員公同該把總官前去各該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將城中街巷盡行查出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於釜竈床鋪若干亦要從實開載貼於大門之上乃各委官親自持簿帶領各伍官旗沿街履戶逐一挨查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文冊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粮老弱不堪者通行革退即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除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觧者不必駕言單勾即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自今伊始通行禁止其賣

放逃出外行商業藝投兵搬戲及隱容在籍收取當
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逼
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粮者皆精鋭之士無
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粮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守城之
人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粮藉口該管守旗招
徠補充至五分以上即量行獎賞其始終不改縱容
賣放如故者掌印及諸伍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參輕
則問罪降級重則鄉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
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此言兵不足之故有十能
查處此十者則兵足矣

御史曹光等題稱各該衛所正軍戶內餘丁有精壯者
盡數挑選補伍然補伍又須明言止終其身另行簽
補與正軍永遠者不同其補過各軍月粮務從長議
處以充其養膽之資如有附近人民驍勇願役克者
亦聽收伍月粮照例支給特
勑巡按御史嚴督守巡道等官親詣地方着實舉行每遇
役
命之期將各衛所正軍并補過餘丁各若干有無支足堪
用處給過月粮若干有無缺乏之從實具奏以憑查考

此言足兵之法有二與
張尚書譚副使端合

御史周如斗云沿海衛所軍伍缺乏之甚尤當亟爲之
玄補乞照昔年改編附近事例如在嘉靖三十年十
二月以前凡南北衛所逃故清勾者及遺失清勾查
無名伍發回聽候者皆准改編附近沿海衛所至于

直隸江北江南等處其新克附近終身軍犯尚未發遣者合無改發各該沿海衛所其有定發衛分永遠充軍追脏未完及未發遣者蓋以其畏邊方之遠且因例有監故免補之條率多延捱前脏以圖苟免軍伍法固難逭情有可原者合無亦自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以前在監追脏者量行改發邊海衛分彼將樂於地方之近而無靳于追脏之難不惟有以充實軍伍抑亦可以追完宿逋由前則士兵之衆緩急獲濟由後則軍伍之完永遠有賴矣

此言處逃軍與問軍不肯着衛者之法其心甚仁其見與荆川甚相反録之以俟有識者採擇

或云今之論兵者有五曰足軍額曰選卒兵民壯曰練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愚謂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卒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卒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敝其原不在於此乃將官畏死不敢擅動官軍殺賊之故也我朝大明律一款云云云夫兵凶戰危勝敗者兵家之常也自古名將如太公孫武武侯其人上下數千年落落可計外此雖善戰者不能爲必勝矣設有所損其數豈可量哉蓋我

太祖撥亂反正躬親戰伐深知馭將之當嚴而行師之當慎故以是垂訓使爲將者常以失機爲憂全勝爲念則練兵不敢不預臨陣不敢不勇耳此其立法之至

意所以重人之大命也若其用法則又有權衡於其間而未嘗執一如云云蓋人情易怠而難久常恐權之猶慮其忽若立法不嚴則喪師失律何所不至也自定律後莫敢不遵凡遇用兵言官引之以糾劾法司據之以問擬將官偏牾寧殺其身而不敢損軍士非閃奸以規避則顧家兵募義勇以衝鋒著有敗衂軍額不虧則失機之罪免矣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後世軍自軍民自民軍常設以衛民民常耕以養兵此國用之所以常乏而民力之所以難堪者踰以養兵之費大也既不用軍以戰則軍爲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矣練之似爲徒勞不練亦無爲害在班似爲徒養逃亡亦爲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爲利而侵月糧法司後查其糧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糧日漸縮若遇寇亂撫操兵備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久欲用之則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更廣募調以支之寇平官各以功擢去誰復理前任之事也故雖大亂如倭朝廷新設總督提督重臣添設兵備副使海防僉事一時亦不能正其弊不容不用夫義勇民壯乞兵見不堪用不容不更召募召募無良不容不更徵調徵調不可常則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不可爲鄰援不如復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糧額此相須之事也糧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如舊則沿海衛所隨在

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矣然
有軍不練與無軍同練而不戰與不練同如愚見是
在科道官以蒸民之生命爲重以一身之利害爲輕
協議會奏遣稽
太祖云云之言近述
聖上屢批戴罪殺賊之例嚴
勑兵備海道官專督衛所官練軍限以一年半年務有實
用仍
勑總督提督今後賞罰務查將官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
少者准其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姑令戴罪俟後有
功准贖若損軍至幾人而獲級不多則姑容緩死或
去其官或行降調俾之戴罪殺賊視後功次大小而
量處之若隊伍敗衂全無斬獲者照
大明律失機處斬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素練者矣豈非善體
太祖立法之意通其變與民宜之乎不然軍固命也民壯
義勇與募調之兵亦莫非命也軍損三人則以犯律
而論失機民壯義勇募調之兵而損三十人三百人
亦以律所不載而不論可乎科道官以言爲貴且磚
律而不敢言總督提督奉律以賞罰人者也顧敢自
擅乎夫
國家設軍衛民戰死乃其分也今受民之養而不與民
捍患民反代之戰焉天下之寃孰甚於此愚謂此弊
若無人敢言則將官終不用軍以戰不用軍以戰則

軍伍之缺不必查補而沿海設備非廣募調何人以
布列之耶天下之費吾不知其所窮而倭寇之患吾
不知其所終也雖然猶未也兵必土著馬牧於官古
之良法也欲補軍伍須改遣爲近則服水土便勾攝
如是而逃者乞題照職官謫戍但逃殺了之例著爲
定法此非變
祖宗之制也法久弊生不容不救而通之也

此言將官畏法之嚴不敢擅動官軍愚謂豈獨將官哉凡文職衙門稍有干係者俱不敢動也昔契丹與金人戰會有明驗矣始以法之嚴不敢動官軍百敗及後不得已用官軍又稍輕其法人皆臨陣者死脫逃者生何前者死向後者生亦百戰百敗可見法不足恃苟得其人官軍亦可召募亦可法重亦可法輕亦在上者可不汲汲焉以求人爲先務哉

或云清查似矣但近來風俗或以賄賂或以囑託一至
地方則計其所費以致富者雖強壯而漏
籍貧者雖老弱而加名即有清正人員若不順人情
一切用法多致激變又因循撫茸是清查之法非惟
無益而有害矣余每云古今有治人無治法種種皆
驗
予按向來不敢用軍山戰端爲律法太嚴而兵難遥
度恐少有挫衂則犯失機之罪故但用民兵易於掩
覆此誠將官之積弊也然兵部題准已有新例矣大
略云但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
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所在巡撫兵備衙門正宜舉
行以實軍伍以之操練以之征勦可也論者未知新
例故尚泥舊制非矣

選士卒

參將戚繼光云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忘戰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天下一家邊腹之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者黑大粗壯手面皮肉堅厚有土作之色此爲第一然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于伶俐此不可

以爲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膽重不能
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
臨事相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先衆而走此藝
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
之路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利害恐人爲已避罪
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
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興言及
此選士之術荒矣然廢四者而別圖之不可也諺曰
藝高人膽大是言高藝止可添於有膽之人非謂懦
弱膽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能膽大也素負膽氣豐
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也然此輩不
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尚可以教習必精神力貌兼收

又不若憑各親識鄉里哨隊長舉首此數者皆選兵
之一策而必膽爲主膽在人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
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
用相法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
使伶俐油滑寧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
畏法度不測我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懾氣易於
振作先以異常之威壓之使就我敎中而即繼之以
重恩收其心結之以至誠作其氣則爲我用命無疑
此萬試萬效之方也若愛先于前而後繼之以威則
怨叢而恩不感矣是故遵令奉法臨事用命所以成
天下之功也但威嚴不能自行所以使威嚴之永行
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

于孝子若也設使父必于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
言況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是故必恩以佐威威
恩爲有濟此予數年之獨秘雖後日名將之出必不
易予言也

恤軍屬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優恤軍士著在令甲即如近日山
西等處之變固是諸軍自干何也以調遣之失業也
天憲至於處置乖方當事者亦不得不任其責今無倫行
督撫總兵等官令所屬大小將領將部下士卒察其
饑寒同其甘苦務使人樂爲用明信義整肅威嚴
務使人不敢欺則感恩畏義無不願死以報上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精教練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議者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檄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以調遣之失業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強者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囊橐已滿其充數者非貧難下戶則蠢愚無知而鄉長甲長則無賴猾氓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關廂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率以若干家爲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爲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於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衆者立爲鄉長使之

統領總置一牌上書鄉長其人管領甲長幾人其人
其人甲副幾人其人各該居民若干其人其人
列於各甲正甲副之後仍令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
相譏察各備鋒利器械幾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
首及合用銃砲等項聽從鄉長銃領前至空閑處所
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即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內之人
同赴要害地方設法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
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
多或少隨宜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爲激勸有功之日
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待調發之勞
而收保障之績矣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從地方總甲里老人等將各家五
十以下二十以上壯丁不分家主義男家人盡數報
出而於各家排門粉壁上各書本家壯丁姓名年貌
其六十以下十五以上名中下亦書以備運磚送飯
等用仍責一壯丁各置堅利器械二件不分晝夜各
請教師演習武藝所製銃杷務要長短大小一齊方
圓各隨氣力強弱其間尤分長者學方學銃短者學
杷學牌仍仰學鎗學銃者各兼學使棍學方學弩學
牌者各兼學使刀前項人丁內除官吏監生生員并
見操民壯征進軍丁一應在官役占之人外其每三
丁內抽出一丁不及三丁者將別戶朋湊亦要三丁
內義讓一丁免爲鄉夫街夫二項色名仍要每甲內

選立武勇一人爲小甲置小招旗一面每鄉每里內各選立有行止才望能服一鄉者二人爲正副總甲置大旗一面各置號頭鑼鼓部領齊集每五日一次在城者就軍伍教場在鄉者就本鄉教場各操練武藝鄉市軍民之中若有平素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須聽赴府報名另爲義勇名色本府重加優待臨用之時與軍同給粮賞其各鄉原立備賊寨堡亦要趁時修築完備以防不測

此言團集鄉兵之法

又云精選各戶壯丁年二十以下十八以上氣力強壯身才矯捷之冊籍紀年貌選委教師演習武藝仍編每十名一甲外立小甲一名另添雜役備缺一名以應古炊家子之制每甲共十二名每五甲六十名爲一總外立正副總甲各一名以應古正副隊頭之制分爲八總每二總共選立百長一名統率共該民壯五百名其餘二十六名作吹鼓手每總內前一甲十名內五名學牌五名學鎗第二甲十名五名學杷五名學叉第三甲十名俱學弓箭第四甲十名五名學銃五名學弩第五甲十名五名學棍五名學長刀其總小甲俱執旗鎗仍帶弓箭或腰刀副總甲執刀并帶弩箭在後押隊仍選身材長者學弓箭銃弩短者學鎗牌杷棍

此言練兵派人之法

又云教閱之法在斟酌古今之制而施行之其一當簡

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壯健驍勇如胡明仲之言二當
先教擊技多習方矢及令厚甲重器演習慣便而後
習走陣之法如宋仁宗時議者所謂諸軍止教坐作
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之意
又云宋學士蘇軾有言天下不免於戰無事之時士大
夫當尚武勇習兵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陣之節役
民之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以勝負以行
賞罰一日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乃今日爲
世道計者之所當知也
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云八九年間爲督撫者亦幾何人
中間以練兵爲說謂不在增兵而在練兵者僅見總
督楊博一疏而已然則兵之積弱已非一日之故而
兵之不練弊亦久矣所謂專倚邊兵不練土兵者誠
如
明旨不敢虛餙窃以爲目今權時之宜但可責鎮兵以爲
守量調客兵幾枝以爲戰待鎮兵練得一枝精銳然
後將客兵再減一枝至於舉軍盡練得精銳士爭抵
掌人賈餘勇一旦遇虜必不退懾屹然足爲北門倚
重然後更議免調之期則望實不失而經權兩得也

此言目前且用客兵救急待練土兵成然後免調其說詳見定軍制條當與此參看甚善甚善

但惜荆川疏中欠說練之法如何似爲未備

或者云今之議者不思練兵而數欲調兵昔山東兵嘗
調矣而無救於敗狠廣兵再調矣而無救於敗於蕃土
兵又調矣無救於敗而害益滋其所至如乳虎而其

臨陣如鳥散居則爲民蠹出則長賊威故民苦調兵與被賊等以其遣之不精而馭之無統也大兵法平原曠野此用衆之地也如群鹿抗獐以多者勝道狹險要則如兩鼠鬬穴以勇者勝雖衆無所用也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遠調客兵不如團練鄉兵此誠不易之論況所調狼土等兵克狼狂悖十倍倭奴總督既不能節制其將領又不能約束即如近日川貴總督侍郎石某所奏可鑒已但議者動謂鄉兵怯懦緩急難恃不知近日浙江楊州之變多係上人何其勇於私鬬而怯於公戰哉是在處置得宜耳合行督撫等官嚴督各該海防兵備守巡將各處鄉兵係隸行伍者責成軍衛募自民間者責成有司如法團練務求實用至於客兵仍遵 明旨不許輕調驚擾地方

主事唐樞云古之練兵少而習壯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其技能上下相便休戚安危貴賤一体故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今以烏合之衆馭之者如傳舍其事可效而行否

此言兵須平時教練

主事唐樞云練兵爲長久之計海賊實不敢敵近日都是無能之將以統無制之兵賊又素教預習所以肆膽橫行深入必須擇知兵者隨處教演又選差賢能官分投查驗必賞罰以爲經久可用

此言兵不可以不練練兵須托人着實舉行

副使芧坤云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芘懸射銀錢之

利以誘之使習令子師而能教百人善子則善子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子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令琴師而教百人善琴則善琴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琴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

此言練兵之善誘

又云吳越江海之間幾二三千里必非朝廷之兵所能遍爲戍守者漢患匈奴晁錯嘗請徙富民實塞下蓋使之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若今日吳越之間則不必他徙富民而中自有饒田宅千金萬金以上者廬相接也以愚計之當倣兩廣之制其勢力可以蓋一鄉而部署千人上下者則命之爲百長長有牌分爲若干哨各籍其百長及所分哨之名氏年貌與互相聲援之畧於其上以待約束其在官府特罰其不如令者而已不得數令追呼而擾之方其平居無事則于長得以擊牛酒歃血爲盟約劑於一鄉之中以稍申其聲援之約及其賊既逼境則千長得以舉火砲爲號令各百長之兵以赴援於賊所間入之路以迎其至而擊其歸有不如約者即聽千長百長各得以按軍法綁縛而告之官府按軍法而治之如各鄉之鉅

姓大族有能自募胥力伎擊之士以爲諸鄉兵之先者則各書其名於官責其摧鋒奮擊以爲里兵之倡而賞犒之

此言練鄉兵須倚重各鄉有勢力者爲之

又云吳越之間其鉅家勢族往往有爲子弟不惜千金而謀一官者倘疏之千

朝廷民間所籍鄉兵或鉅家勢族所各自募之兵有能奮勇勦賊凡斬首級者倍官兵之賞每級一百兩凡手斬三級以上者署爵一級如兩廣試巡檢之類而賞仍半之累功至五級以上得世百戶累功至七級以上得世千戶凡所部之兵斬三級以上量爲優之冠帶有子弟願補生員及都布按承差知印吏者聽五級以上准署爵一級如前或准冠子弟一人國子監讀書或原係監生准選光錄監事署丞及五城兵馬等官七級以上亦得世百戶或願改錦衣世總旗者聽十一二級以上得世指揮使或願改錦衣千戶者聽或係監生願補內閣文華武英等殿及兩房中書舍人之職亦得酌量如例如此則吳越之間非惟各思保其妻子室廬之有抑且兢得夫爵賞寵祿之及爭相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其氣百倍矣較之官府歲調客兵其所當利害緩急尤有間者

此言欲練鄉兵須以爵賞激勸勢力之家人方樂爲

舉人王文録云衆聚而不申以號令嚴以約束亂無紀律所謂兵不戢將自焚狼兵則擄婦女貪貨財而卑

其抄掠邵兵則酬酒逞兇彈絲唱曲而徹夜淫遊民
壯義勇皆戀家無拘而不習戰技徒費養兵之財不
熟練之過也必責成統領分布要害日加團練編以
隊伍五十爲隊做吳起一人學戰教成十人之法與
以堅甲利兵之器齊以坐作進退之度重以信賞必
罰之權一人有功一伍賞之一伍有功一隊賞之罰
亦如是則互相救援而奮發也必以所練之兵拔取
衝鋒一萬取一千一千取一百時加部犒戰勝不論
首級而賞亦倍之蓋衝鋒不暇斬首皆藉衝鋒
之人殺而斬之也

此言練兵須明賞罰

南京戶科給事中高鶚等題稱各兵之調非經久之計
欲選擇客兵之精銳者分別武藝教練鄉兵以一訓
十以十訓百以百訓千以千訓萬不半年而民兵即
客兵矣

此言練士兵當用客兵之高藝者爲師

主事唐樞又云練兵如近日教傷下操之類俱虛應故
事務令精專齊一而後脊力之強弱技能之長短可
以等而上之必求其至古人謂三官不謬五教不亂
總是用志不分隨著應手此必平居歲月習成穗苴
以他人未教之兵爲已率然之用不得已殺其愛姬
助長以求速效然亦可濟臨時之用故練兵之法或
暫或久可勉可安兩法俱在橫而行之存乎其人

此言練兵之法有二

叅議唐愛云練兵之事當責之將官而不當任之兵憲何也兵憲不自分領分領者將官也若兵憲練之將官領之則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何以制馭而取勝乎必用此將官管領即用此將官教閱熟演於平日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臨陣無不順意矣兵憲不過日省月試孰爲當賞孰爲當罰孰爲可進孰爲可斥執監督之權而已矣總督則但總夫握兵調將之權其職掌愈尊則體統愈大也此練陸兵之說也若在海舡則以風潮爲主有難於操演者其緊要惟在舵工轉運趨向皆出其手遴選賞罰非總副叅遊之所當注意者乎

此言練陸兵之法須委重領戰將官練水兵却無法惟精擇舡工而已

又云使船必用造船之人則不恡工料而且知愛惜領兵必用練兵之將則用心訓練而亦相識認故平日憲職練兵而禦敵付之武將非計也必令將官自練而兵憲不侵其權不奪其功然後可責其成效耳

此篇與前同義

海道副使譚綸云今之戰卒望敵而走往往棄主將不顧蓋由將不知兵與兵不素練耳夫將猶心也士卒猶手足也手足無恙則欲持而持欲行而行無不如意使手足而痿痺也則心雖欲爲其能以相應乎故選將練兵缺一而不可

又云几言練兵者非但練其藝與坐作進退之法耳其要莫先於練心其法莫善於節制節者如竹節之節

節節而制之即人心齊一進非倖成退無速奔而常立於不敗之地矣今姑言其槩如以三千人分六摠計之十人爲一隊設一隊長百人爲一哨設一哨長五百人爲一摠設一把摠合五把摠爲一營設一叅將士卒未練戰守無功在一營則責之叅將在一摠則責之把摠在一哨則責之哨長在一隊則責之隊長如是則爲之主將與長莫敢有退縮不奮勇者矣如使爲之將與長奮勇直前以至有失失一叅將則斬五把總失一把總則斬十哨長失一哨長則斬十隊長失一隊長則斬九率如是則轉弱爲強因練變化無不如意古人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正是此法但分數要明頭目要衆使我所殺者嘗不過十人則心與法不相害而法可必行苟徒具是法而行之不果亦與無法等耳

此言練兵之法當使兵將相習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陸戰之法大率以十人爲一隊每隊以一人爲隊長孰將原執竿子鎗上縛一號旗以便陣用內牌手三人執牌在前謹蔽敵鋒用手牌者執鏢一二枝以備飛擊鏢既發矣隨用腰刀其用挨牌者手持長鎗一以護衆一以旋刺而腰刀又隨身可用則用也次鎗手四人傍牌而行避身牌後亦各兼帶鏢鎗一枝次叉或弓或弩或銃者其三人藏身於鎗手之後居中立者其面向前左右立者以背相向臨敵則先發弓弩銃賊近則牌手竿子手所執

飛鏢齊發鏢發則牌手與弓弩鎗銃等兵乘勢並進長短相間彼此相護斯能有勝

參將戚繼光云今之軍士設使平日所習所學的號令營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般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於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柰今所學所習通是一箇虛套其臨陣的眞法眞令眞營眞藝原無一字相合及其臨陣又出一番新法令却與平日耳目聞見無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目如各色器技營陣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用旋左右滿片花草看營陣但視戲局套數誰會考問操法也是此花法勝而對手工天斬之武藝之病也虛文張而眞營却廢制陣之病也司閱者可不端明雙目以任習服之人爲較量之衡耶

又云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雖閒居坐睡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沉之或勞而息之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樽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使其氣性活潑又須收其心秉畏兢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爲操之害何則讙譁散野似活潑懈苦不振似兢業爲將者知此可以語韜鈐之秘矣夫好生惡死恒人之情也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有生道存乎其間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

爲威操之於場肆者筌蹄也而兵雖靜處閭閻亦謂之操乃真操也此聖賢之精微儒者之能事

鎮撫蔡汝蘭云猶食也欲談兵請先論食夫歲大饑宜告糴少服宜藝畝一年積則糴可弗告何也足於已無待於人也客兵猶告糴土著猶藝畝其說甚易明晓也夫燕雲之兵以騎射驍雄奪虜氣臨淄之兵古稱進如鋒火戰如雷霆尤善長鎗而勇於公戰故募兵者必以爲首談下此則狼苗諸部以楯弩防突寇而於衝堅長驅之雄或歉焉蓋以東南諸郡久安忘兵血刃之慘聞見未及若或海警少揚民將移避不遑有司莫之柰何而募兵之說行焉故不得不贍其犒賞以招來之不得不寬其約束以羈縻之不得不厚其賞資以激勸之若或警息而遣之懼其春汛之復至也如之何則可夫所重于客兵者爲其各有長技也詧夫人之所難能哉是惟弗之習耳苟習焉則東南之衆是亦雲淄狼苗矣愚敢曰募兵戰不若募兵教今宜于客兵之中精選其技藝之尤者各數人厚其粮餉用以訓練騎射長鎗甲楯弓弩分部習學一教十十教百百教千千教萬日省月試務肖其真而已由是則藝精氣壯而東南之衆要皆雲淄狼苗矣如是則五月之內萬金之費可壯東南之干城絕倭奴之窺伺滋萬姓之脂膏而百世無疆之福由此其造基何也以土產之食養土著之兵以土著之兵禦土地之患兵不加多而民皆樂業矣此土著之

愈於客兵而募戰之不若募教幸較量而取舍之

大舍生員毛希秉云鹽徒海盜水寇也而我軍操練於陸不習海勢素怯沙民以其所短攻其所長蔑不敗矣

朝廷知其然特

勅兵備道專重水戰議者謂宜造多槽機發巨艦巡捕巡鹽官督令于海洋沙塲險要去處上下巡視專習水戰之法此練軍之法也

又云軍之克敵者在器兵不完利與空手同射不中的與無矢同海賊之器械惟任短兵我軍足以制之者火器乎弩也然善射者寡乞倣种世衡教射之法懸銀錢于百步之外不中者宜罰其矢以與勝者三罰而受責三勝者得銀錢又當令其三六九日行習如鎮江會手然每干操之日爲數十偶使各官分臨之庶不費時日而官軍可善射其他應用器械鎗視弩銃皆以是法校之數月而軍成矣此精技之法也

御史徐栻云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古兵法也今賊當能每以三五星散誘致我軍發伏取勝此慣用奇兵也手揮雙刀中者立斃此慣用短兵也勝奇兵者必以正兵勝短兵者必以長兵明部分正約束違后斬行如戰戰如守是爲正兵強弓勁弩射疏及遠是爲長兵以史思明善野戰遊兵及于石橋而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而進賊不敢犯近聞官軍過安亭鳥驚魚散無復隊伍將士相離違者

數里賊若掩襲邀擊將可擒也茲豈所謂行邪戰耶

趙充國渡湟使壯士卬救先渡立營已定引軍潛濟

慎密如此是以羌虜之輕狡不減倭夷而終以萬全

去年官軍出劉家河者輕率赴敵被賊伏兵自麾輩

小港中突出衝斷首尾我兵大敗而將僅以身免茲

豈所謂戰如守耶自此一敗賊益輕我爲害愈熾蓋

既不能用奇而又自棄其正是以百戰百敗所向喪

氣甚非長算也今欲習用正兵先須定十五之法自

伍人爲伍以上遞相連屬以至于將皆如身臂相使

首尾相應雖極倉皇不輕相捨而又營寨嚴整號令

明肅動止不亂則賊雖變詐安能撓我縱未即勝敵

而我先爲不可勝矣此正兵之法也多置毒藥弓弩

聚集善射勿與短兵相接而常遠諸百步之外此長

兵之用也前時我軍不能自立無暇乘賊之間今我

軍堅無隙可乘而賊跳梁既久勢必衰沮若覘得其

實鼓衆突入乘機掩擊立可擒滅此又正能生奇之

妙用也故兵法曰奇正皆得則國之輔夫擊虜以殄

滅爲期豈可犯危險而取必旦夕凡此皆所謂致人

而不致於人或亦坐得必勝之道歟至於因勢利導

隨時變化則存乎良將之善用而兵未可以遥度也

閻縣知縣仇俊卿云冗兵之費徒糜膏脂自古兵法貴

精不貴多所以冗兵當汰法曰兵無選鋒曰此在將

兵者當練習于平時擇用于臨事可也雖然羸稚爲

餉兵亦可誘敵制勝猶上駟中駟下駟例也其最不

可用者召募之客兵借調之土兵人謂寇盜之害如
風雨不留土兵之害歲月侵擾不若各鄉照戶查起
壯勇練爲鄉兵各有身家地方之念逃亡有里戶可
以拘追橫肆猶法制可以制禦昔于肅愍團練疏有
云兵無不精則
國威自振而寇盜自平此尤今時之急務

練鄉兵附

近日虛談兵事者動以陽明先生保甲之法爲言殊
不知此法止爲安新附之民禦鼠竊之盜耳自古及
今未聞以此制禦夷狄也若謂可制禦夷狄則古聖
帝明王賢臣良將當先爲之矣豈待今日二三言事
者倡爲此說而後知哉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斟酌古王典禮於軍制尤留心焉若
保甲可以資防禦則不當設立若干衛所派處若干
兵粮以累百姓矣諺云省錢易飽喫了還饑自古未
有不暫費而能久安者況夫豪傑之士決不隨人脚
後跟假使保甲之法果爲陽明先生禦寇之策今日
亦當更之不知此老當時擒宸濠平橋岡搗八寨只
用保甲之人乎抑會借用狼土等兵也世儒不考顛
末妄言兵法眞所謂恣虛談而貽實禍也豈不悲哉

海道副使譚綸云鄉兵之議蓋起於先年調到客兵統
馭非人所在搔擾百姓厭苦言官建議
詔下有司訓練土著之兵以省徵調之害此誠
廟謨之至計東南地方之厚幸也然數年以來督責雖嚴

明驗未覩其故何居豈皆有司奉行之未至與蓋緣
前後議者止論練鄉兵之槩而未及養兵之詳而境
內士民又稍病加賦往往互會失指以爲練鄉兵則
不費官帑不用民財不煩素養之勞坐收制勝之策
且援引某縣某鄉曾掩殺一二殘敗之寇以爲証據
遂使良法美意窒碍難行有司百執事奉行無術反
以虛文漸貽實患殊不知鄉兵之名則一而其義有
二有召募之鄉兵有團保之鄉兵召募之鄉兵謂選
其土著之驍健者爲之繫其名籍於官而又以將臣
領之優其廩食明其步伍時其教訓嚴其賞罰之條
無事則作其投石超距之氣有事則責以搏前擊後
之功是爲素練之鄉兵自其對官兵而言又謂之主
兵兵之有實用者也至於團保之鄉兵不過因其地
方之遠近人民之衆寡使之自相團結諭以共保室
家小警則虛張聲勢以幸其賊之不來大警則預行
收斂免致受禍之大慘如是而已矣近年言官亦嘗
有見於此每每欲移微調之費以養本省之兵今給
事中何　亦止因三省交論客兵之害而遂疏以申
明之蓋未嘗議去本省召募之兵而別練鄉兵責之
裹粮効義爲節省財用計也比者浙江議以全省之
粮養本省之兵賦有常經兵有定制未常與所疏相
背且甫及三載屢奏奇效此即練鄉兵之明徵也顧
當時減省太過議額太狹故當群倭大舉入寇之時
不免量調客兵以濟一時之急若即以調兵之擾併

罷召募之法不求建議者之本意而牽制於含糊不
決之虛文以彼力穡之民盡爲荷戈之衆誠恐操練
無素則爲不教之民揀閱以時又有妨農之怨聽其
自食則人弗樂從給之官帑則所費滋大勢既難行
事多虛應失安攘之長策爲東南之隱憂誠不知其
可也且團保之法所以禁民爲盜以備地方出沒無
常之咎耳至於制禦夷狄古如秦漢唐宋今則九邊
兩廣皆藉素養之兵而獨於今日東南之事乃責之
散處難合之民得乎爲今之計不若以調客兵之粮
增廣主兵之額爲之慎其委寄核其名實寬其文法
而總論其成功將見不出全浙之間自多羆虎之士
誠亦計之得者而又責成有司撫字凋殘團集保伍
平居則齊其心志臨事則遥爲聲援庶幾兩利而俱
存之可以有備而無患矣

足兵餉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六部之中戶部尤重蓋自
祖宗開創以來百五十餘年天下疆土田賦止是而內外
用度比舊加數十倍雖歲常豐收猶且不足而況歲
荒無徵其何能贍故必得通變有才之人理國如家
者而後可濟也今得吏部善用人戶部善理財則民
生自安盜賊不憂其起邊境自足夷狄不患其侵兵
部得無大事矣不幸二部有欠而盜賊蜂起夷狄交
侵不得已而用兵猶賴吏部所用之人以領兵戶部
所蓄之財以贍軍

此言兵部全仰給于吏戶二部必戶部得人而後邊餉不憂其乏此探本之論也故首列之

又云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

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
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
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地方欽
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
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
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
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爲
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
員下作爲伴當責之收管使爲懇田而照名代出本
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
今聞戶部始議覆奏又查出永樂二年令各衛所屯
田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
粒自收不許比較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
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
子粒則臣前奏聽其開墾亦不起科明是舊例可行
有益邊儲而該部又欲兩請或聽開墾永不起科或
候三年成熟徵粮則臣前所謂歲收不常而租有定
額人不敢開種矣伏乞
聖明俯念夫邊方田荒歲久儲蓄日無特如臣奏施行地
方幸甚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煩于
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
嘗不售其所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蓋襲舊時之
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不限引數聽其買補

若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
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聽其就彼募商責限完粮而
後填給遠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即中
召報容私致緩粮倒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弊矣
至于竈煎私鹽宜于出場總路設立關市守把止許
賣與商人有引之人而本處軍民願買者亦須納官
得引始聽如此則公私鹽利皆歸
國用矣然又須低昂其權使輸粟于邊者量地遠近米
價貴賤倍減其數而又得先掣納銀本處者隨時旱
澇鹽價貴賤倍增其數而又與運掣則商人益勸于
輸邊竈丁益利于煎鬻軍民得易于食鹽而巡邏之
卒可減鹽徒意外之禍可弭其爲上下之利蓋不一
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粮不肯趁賤預買及臨
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强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
選各邊管粮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
薄如年豐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
米穀貯倉或討今年所糴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宜即
扣後二三年該給粮銀于他邊米賤處所糴之或查
應解邊粮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
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粮易于措積
蓋亦濟變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粮全在官司立法簡
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揩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
可常糴臣聞今歲遼東米價甚賤但發一歲之銀可
糴二歲之用而二年免發其次宜大米尚可糴亦宜

差官發銀到彼預損糴米穀以備客兵添兵之用惟若
延緩寧夏每銀一兩止可糴米五七斗甘肅每銀一兩止可糴米二二斗然聞其地缺乏尤甚軍士不可
枵腹而戰亦宜戶部差官賫銀到彼多方設法於有
米地方貴糴僱運轉搬至彼以救其危急可矣

又云昔我

成祖皇帝之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
升是故富商大賈爭趨塞下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
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
輸銀於戶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
遂日頹壞堡伍遂日崩折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
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地方日遂
困敝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皇帝之鹽法矣

此言中鹽大利於邊儲乃爲北邊而發若在海防則于遼陽爲切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各處名山香錢鈔官俸銀川廣鹽
銀廣東稅銀大造黃冊過割地畝銀俱可取用至於
稅契銀率多侵隱亦可查取徵編銀再可借解天下
各司府州縣贓罰紙價自嘉靖三十五年爲始一毫
不許別用暫解軍門聽用其出入務赴巡按衙門掛
號查考又各屯田暫納折銀數年且不爲例其該納
銀六錢七八錢者即使徵收五錢南京應支月糧大
約每石俱三錢竟不五分中尚得餘利之二以充軍

餉也及湖廣荊州府則雲南川貴百貨所由之路夔州府亦當入蜀咽喉江西湖廣二省茶貨經此達於西番欲要於荊州照依九江北新關事例添設鈔關一所量稅舟船并榷其住賣之貨夔州責令撫按會同委廉官從公摧觧又各省府州縣預備倉穀酌量時價量糴其半觧赴軍門又江西福建等處均徭已提編一年但皆十年一役尚可再提一次其餘他處五年一役或三四年量爲遞減又將巡監御史黃國用奏准工本塩銀二十餘萬量留借發總督處斟酌支用事寧照舊議觧戶部以濟西北又御史徐敦題稱東南之民方困而派常賦之外海防未已而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又加以民兵工食臣愚以爲軍需必不可缺而民困尤所當蘇非仰籍官帑量爲給發隣近諸省通融協濟恐終無以自贍其東南近日之科派速爲議革止令僱募民兵則民不重困於誅求之苦官不牽制於出納之難蒙賞者益思報效而窮蹙者少延殘喘臣等會議得用兵以錢粮爲本錢穀衣甲器械船隻不備賞犒不充威權不著士不用命雖韓白不能成功但東南自嘉靖三十二年興師以來勞費不備致厪宵旰之憂者凡以爲生民也今本處燒刼僅存之民常賦之外海防銀兩未已而復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復繼之以民兵工食百姓嗷嗷誠有如御史徐敦所陳而提編一節通行數省編及小民不得安生者半天之下至於各

省預備倉穀亦當積貯以備不測飢荒摧商稅銀恐
亦無幾俱難輕議查得應天巡撫奏留嘉靖三十五
年起運銀四十四萬餘兩奉
旨錢粮着戶部議處來說候覆間今徐敦復請於兩浙歲
運之數量留二三十萬彼豈不念
國家京邊重務所需哉蓋濟東南目前之急正所以爲
國家悠久之計也合無從戶部酌量定數存留若干以
給軍門再於兩淮運司議處工本鹽銀二十萬內借
用一半至於各山香銀各關鈔銀缺官俸銀川廣鹽
銀通聽總督移文各該撫按查取不許留難此外又
有開納一節尤爲可行合無查照工部開納事例兵
部應給空頭劄付一千張咨送總督收置軍門許令
軍民照例上納有願報效者一體收用其餘掛號稽
察事宜悉如都給事中丘禎達等所議施行及據各
官所陳專官管理一節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咨行總督選委布政司官一員專司出納無容別議
合用錢粮各有頭項大率民兵工食除今年在於已
徵提編銀內取給以後年分各府州縣比照原額工
食量加一倍通計實數各照丁田多寡量爲輕重派
徵申呈撫按刊印書冊頒布曉諭不許數外多派重
困小民士夫之家隨例應優免之外一體均派收貯
官庫按季給發沙兵工食聽督撫官酌量於浙直二
省不經倭患府分坐派徵解聽按察司官以時給發
其一應見在地方主客兵行糧及賞犒脩造船隻置

造器械等項俱許於軍門吊取并奏留銀兩數內支
用通要造冊開註出納明白以憑巡按御史稽查
都御史唐順之云東南水陸兵粮往往有缺至三四月
不給者軍士萬里捐生日望數升之米而已而又不
時給之生心讠蘭語亦何足怪此有故矣浙江軍餉銀
四十七萬兩江北一十六萬兩其五十餘萬兩江南
初皆等并兵而賦民原無贏餘若民間拖十數兩則缺
却一軍之食萬軍不能一軍空腹而萬兩不能株兩
無欠加之民賦有災傷減免而軍餉無贏餘處補宜
其不能准給而生怨讠蘭也古者軍興之費不盡仰於
民務取之山澤鼓鑄筦榷商賈之利故前史稱不加
賦而用足今民間藏括已盡無可處補而軍門亦無
所謂山澤筦榷之利稍可處者惟有塩法而已試舉
一端如前時浙江巡塩鄢懋卿小票事例歲亦可得
銀數萬此皆不取之國與商而坐收贏利者也合無
勑下戶部轉行督撫等官會同淮浙巡塩御史委曲計議
多方區處但使江北江南浙江每處得七八萬兩民
賦若足則別儲之一有蠲免即以處補此亦國民兩
便之策也
聖明軫念東南兵荒萬狀艱苦
勑下工部查得大工銀兩漸殼乞漸將嘉靖三十九年浙
直兩處贓罰照數解與軍門聽其處補兵餉以後年
分自行解京如故此外山澤筦榷之利有可興者聽
軍門從宜區處再照供給軍餉係有司職掌有司往

往視爲不干已事始則催徵不力繼則給發不時墮悞軍機多由于此此後若有仍前怠玩者自布政總司管粮道及知府以下聽督撫諸臣從重參劾治罪庶幾有司各知干已不敢誤事

此言處兵餉之法莫如塩利其次則山澤荒蕪擡與賦銀而加賦爲不可行

又云沿海衛所舊皆屯田今埋沒過半而圖冊故存宜按圖照冊盡數查出辦納屯粮及金塘王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古來民居之處今可盡爲屯田設所戍守一以據險一以固粮此一事與臣所謂足軍食者相關舊制當復者三也

此言清理屯粮開墾海中附近由田可足兵餉

御史曹光等題欲將巡塩御史黃國用奏

淮工本塩銀二十餘萬量留借用一半發兩浙巡撫一半發蘇松巡撫或但供發總督處酌支用以濟海防事寧照舊解戶部以西北

此言塩銀可借以克兵餉與唐荆川之見同

策略云嘗思今日坐困之術莫有過於兵多者方其兵之初調縣縣傳送道里之費不可勝言也所過擄掠其擾害之患不可勝言也至則家給而戶養之供餉甚煩而擄掠不息其費又不可勝言也今議者不思兵多之費而憂財之乏此所謂舛也因其之而議加賦益財此又舛之舛者也昔先零之役當其兵集耿中丞羅四十萬穀而不足及克國罷騎兵般師不費斗穀而羌平人皆知克國屯田之興利而不知般師

之省費也故調兵一而爲練兵之費百調兵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調益簡則費益省以其所費者而練兵何弗強也以其所省者而充費何弗贍也此其不加益而足財之道也

此言加賦以調兵以省費

海道副使譚綸云足食如行錢法抽寺田廣開壅查民壯弓兵募銀復衛所額粮甚有所濟且行之可久

又云錢法行則公私皆利或謂費銀鑄錢而利苦不多何便于官曰即使費銀一兩鑄錢亦止值一兩可也今天下苦于國之只因銀少錢法行銅皆銀矣矧銅鑛所出併收民間銅而鑄之必本省而利溥矣謂之無利吾不信也

此言錢法行則用足誠可爲兵餉之一助自來無人及此而今日所當急行者也

又云調兵之法萬非得已募兵之法亦難久行惟是復祖宗之舊酌時措之宜使軍伍不虛粮有定額民壯弓兵名名得其實用不以許多錢粮置諸無用之地庶幾足食足兵之長策也

知府嚴中云國初每郡扣除養軍若干官吏師生俸禄若干然後定起運之額故軍伍缺下口粮謂之羨餘積於布政司或謂此項已屬於戶部作邊儲之用愚謂不然嘉靖某年戶部偶缺用奏取各省羨餘浙江遂以軍餘銀若干缺官俸餘銀若干并別項空閑銀兩共幾十幾萬解去不聞以此爲據以增納運而常年照數解京也設使一年做例歲以爲常而不存積

於布政司昔傳應嘉巡按浙江募民補衛所軍額其
月粮何所支乎自戶部取用以後衛所軍額歲減一
歲布政司果嘗歲奏鮮乎愚恐羨餘之銀有解部
別用者有未嘗解部而仍存本省者須細查之以爲
補軍額之用可也
舉人王文祿云東南之財甲天下之財財之藪也寇亂
三年將告匱矣當以天下之財濟之可也革侵漁之
弊各名山之香錢可取也革借關之弊各驛傳之供
給可取也
國初軍制之數卽食粮之數
國初軍多而粮無不足今軍少而粮不見餘須責督儲之
司查而取之可也各省缺官之俸折鈔之銀取之可
也冗食之官奢靡之費汰之可也倣周禮束矢鈞金
之法凡豪右貪殘之訟罰而取之可也
此言足兵餉之法有六
蘇州生員沈拭云當今錢貨民皆私鑄致壞錢法物價
不平利歸於下宜
奏聞
朝廷南直隸及浙福湖廣等處官自爲鑄所鑄錢文一以
嘉靖通寶每錢七百准銀一兩非此不行則利歸於
官錢法不亂而軍需有助矣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秋成地方素無積蓄者宜出告示
曉諭軍民不許將米穀浪費及因而糶出外境其若
本處軍民得過之家收積米穀在家待價糶賣以圖
利息者聽從其便在城人家有能收積稻穀一千石

米五百石以上者即係聽敎良民本府凡事量加優
恤鄉民屯軍人等今後務要掘塘積水趁時勤耕以
務多收米穀秋成之後如果穀賤傷農凡民間應納
差銀粮價及贖罪等項俱許依時增價折納稻穀本
府另借糴穀銀兩出市糴上司代其納官
又云今雖秋成貧民缺用必將米穀賤糶出境以後再
難收回公私積蓄皆空倘遇荒盜鄉市軍民束手待
斃予欲將府庫原收義民僧行及積米紙價等銀盡
數糴在倉中遇荒賑糶遇兵給餉庶不有悞及照常
時散銀糴米多被奸豪詐領或庫吏稱散乘機尅落
似此領銀無實糴穀難完今照所屬州縣人民該徵
均徭等銀將穀賤糶銷上納未免耗折今欲就將

糴穀銀兩扣收在官抵作民間該納官銀或秋粮折
色米價銀兩陸續支解却令該納前銀人戶每兩照
依時價納穀若干在倉庶免彼此出納侵分耗折之
弊

此二條皆胡公巡寧江右作郡時所
行沿海守令宜式之以爲倫倭之計

都御史章煥云師行粮從有餱粮有糗糒刁斗自隨樵
蘇自給強者主戰弱者主爨此軍中之制也今或臨
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或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
設欲晨炊蓐食捲甲疾趨何以應之事機盡泄士忿
不平此養兵之制未定者一也

此言行兵
乏食之弊

主事唐樞云凡軍行若隨路關支口粮候到唱名給散

晝則擔閣行期夜及二三更纔得睡息若先給與盤纏靜路行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飢之病比方行軍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沿途該用廩給口粮等項合計等總支應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爲此牌行布政司官將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粮等項查取見在確數計算經過州縣若干每驛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甬不許別項科派於民

此言總支廩給口粮乃開行粮之法也録此以爲式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近因思田二府撫亂該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官軍兵快人等前來南寧府屯住防守軍民大小男子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擾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困苦未蘇況自三月以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缺食誠可憫念已經遍查停歇湖兵之家開報相應量行賑給爲此牌仰同知史立誠即將十名以上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塩魚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醎魚十三觔五名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醎魚十觔就於該府軍餉米內支給開報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諭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粮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險立家毋縱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日雖不足而方之

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此言歇兵之家所宜優恤陽明王公已行之仁政也錄之以爲式

御史徐栻云聞兵行糧從食者民之命尤兵之至要也古將如趙充國諸葛亮之用師皆先爲足食計然後言用兵耳若驅槨腹之衆以荷戈禦敵其不能格可必也近者海上南沙失事祇因犒餉觖望沙民邵兵未恊故鋒未交而識者已知其必挫矣且聞總兵等官跟隨親兵每名止日給米一二升尚未得一飽而求其肖波濤嬰鋒鏑樂爲用命不亦難乎然東南民力之竭已非一日而庫藏積貯又多已解給邊儲公私匱乏俱難措處然則軍前之需其可不預爲之備哉設更拘以常格動輒齟齬亦未見其能濟緩急也

伏乞

勅下該部議行海防巡撫都御史各將府州縣在官錢糧不拘寄庫正庫無碍等項官銀通行查出酌量聽解以備行軍賞給或遇緊急之際動支未敷仍許巡撫權宜行事將起解錢粮暫借軍前應用一面題請事寧處補務要嚴督監守官毋得放支冒濫以滋冗費有司官毋得分毫科派以病疲民管領官毋得出入尅剥而無實惠訪有此等悉從撫按官奏問參究如此庶軍儲有備無患而將士可坐而策矣伏惟

聖裁

又云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蓋民命以食爲天積貯之法在平時且不可廢況夫兵荒之後其可不汲汲焉

講圖之哉臣嘗見
國計取給東南者甚厚故天下惟東南民力最竭而東南
之民又惟農最苦也未遭寇亂之先每以賦役繁重
視田產如贅疣思欲脫去而爲逃亡者大半矧今百
兩在前竄伏不暇田地拋荒居十九矣所種者又苦
久旱難望有秋將來穀必愈少而農民益困明年田
地必盡荒蕪不惟邊餉可憂雖欲支持本地恐未克
濟且冬旣無處可糶夏又無處可糴民之弱者必餒
死強者必羣聚爲盜如之何而不預爲之所也臣熟
思之竊有一事其行甚易其効頗多即倣古常平倉
之意爲之欲俟秋收之後苟有所入或於他處成熟
地方即行府州縣動支官銀糴米比市價二十分內
稍增一分招民自運入城貯之空倉不足則寄貯之
空寺院待明年夏米之時則比市價十分之內稍減
一分糶之不拘城內外皆得糴食專委廉官一員司
其出入只此一事其利有七米價不壅農人不傷其
利一也城中充實膽壯百倍其利二也粟多入城默
寓清野之意寇從焚掠所失亦少其利三也米價常
平饑民得食不驅爲盜其利四也耕種無資稍給與
之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食之源不絕其利五也十
分災傷則開倉賑散民命可全其利六也冬米必賤
夏米必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買羨人亦多其利七也
此事倘有可行乞
勅撫按轉行各該府州縣用心議行今惟蘇松杭嘉淮揚

被害等處尚可求二年之艾其未被侵地方若早爲之均處有益矣既有戰士捍禦於外使田者得於耕又積穀預備使民有所恃賴將來田閒穀豐所以足國裕民者在是矣以之寄內攘外復何求而不獲哉

丹陽邵芳云善耕者無窮民善治者無窮國又田善戰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錢穀甲兵皆一意也故善耕者必數歲易種水旱易耨兵時有窮而人事無窮善戰者奇正疊出強弱疊形客情有盡而主謀無盡善治者亦然彼錢穀皮幣金刀之類無不可行者顧上之人何如耳若必于所窮之中而求所以濟其窮如絕袖補領剗襟補裾惟見其愈窮矣

都御史唐順之云東南事體絕與西北諸邊不同西北諸邊雖是兵財殫弱而成法具在儲糧畜兵歲有畫一只是廢墜不舉耳若東南事體一則以海寇猝起事屬于草創一則以連年被寇力盡于支吾取辦一切未慮經久其大者譬指扣使之體統未明唇齒應援之機宜莫辨至如浙直所募之兵則朝南而暮北有今日在浙江應募明日在淮揚應募者如暫時顧倩之人主人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用之軍需則移東以補西一年之財只敷半年支用無名之費百出於民而軍人告缺四月五月缺糧者往往而是大率昔人所謂不終歲之計

祖宗時備倭規制沿海屯田水寨諸法漫然無跡可考矣故西北諸邊莫急于振舊廢東南海備莫急于定新

規此其大較也

清屯種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屯田爲足食足兵之上策

國初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種

是即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蓋萬世之良法也何慮兵食之不足也今腹裏各衛三分之田多有軍先拋荒年遠逃失而民墾納粮者矣若欲一一清奪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不爲有益獨念今天下軍戶消亡殆半間有存者每年清勾戶丁隨解隨逃勞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處議者謂宜上體

祖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通制各衛軍士各令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頃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制田五千頃江南半之先

儘原額屯田次清寺觀閑田及抄沒罪人之田其有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銀收買民田如

宋時役田之制務穀額數分與各軍聽其有力者自種無力或不便者召佃收租然必量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之數平時操守止令自食必有征差方給行糧其衛所缺軍之處則分舍餘軍餘或募民或罰有罪以補之蓋彼既有田必皆樂從而逃者少矣此於邊衛京衛或不能盡行而腹裏衛分必皆可行所省養軍之粮歲數百萬矣由是論之邊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也腹裏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募是不患無軍而患無田也其輕重所主各有在矣

巡撫都御史彭　操江都御史史　巡按御史孫　巡江御史汪　會議處屯軍一名撥田二十畝輸粮六石五斗餘聽本軍食用兵農合一

國家無養兵之費耕守相兼沿海有屯戍之實奈何軍士逃亡甚多海防空虛殆甚屯田在邊而屯軍却居城郭軍人領種而佃種又屬民人凡把港守寨之差皆老羸貧弱之卒遂致倭寇侵擾屯田荒蕪兵備道親詣各屯踏勘查理務使軍不離屯屯不離海則屯種者皆係軍實把隘者盡屬屯丁於且耕且守之中寓足食足兵之法

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欲通行南北直隸并各省清查屯田許其暫納折銀數年且不爲例云　凡兵備條

以充軍餉也

都御史唐順之云沿海衛所舊皆屯田今埋沒過半云見足兵餉條舊制之當復者三也

此言清理屯糧則開墾海中附近山田可足兵餉也

海道副使譚綸云國初屯田之制軍在海濱而田在內地召民佃種本未盡善向來多爲大家所占亦有軍貧而轉典者若清查復舊大爲兵餉之助

知府嚴中云國朝屯田之制比方與南方不同南方屯田重在鹽法兼重馬政而與中州亦不同北邊之屯田重在馬政而行之也中州之屯田專重馬政而行之也浙直之屯田則以屯軍籽粒供造運船之用有餘者充補月糧福建則又不然其省屯田至多不若浙直之少故專設一屯田僉事欽[illegible]浙江水利道帶管不同大抵屯種之軍不守城不上操清查其繫於軍餉大爲有助

太倉生員毛希秉云崇明田若干糧若干坍海若干實徵若干升合不起運而官吏師生守禦官軍俸糧猶未能給每數年大益一典動費錢糧數萬沿海州縣居民劫燒之害又不可以數計然則

國家何利哉太鎮二衛之設本爲崇明盜賊何故緩急未得其用乞于南沙平洋沙增設守禦所俾古土着屯田法庶有實效若仍舊春秋二班交代惟虛應故事其勢安能久乎蓋舊制崇明守禦所之外又有太倉中所八百戶鎮海前後所三百戶在于崇明潭子港

備倭後因堋海政撥劉家河把港既而太倉沙指揮
具呈空閒人數取補上班今申明舊制改設南沙守
禦孰曰不宜或曰邊方衛所該守禦腹裡衛所該運
粮今太鎮二衛切近海洋每有盜盜倭寇生發乃坐
運船三百艘運軍二千名有一緩急兵不足用合無
議將太鎮金山運船該派腹裡衛分即以無額運軍
定擬南沙等處守禦又曰屯田之設本備軍儲今屯
軍在太倉而屯田乃在常熟嘉定崑山等縣且屯田
零坐各區各圩其勢安能耕種未免轉佃居民而屯
軍坐食不差有名無實莫若通變宜民擇沙上常稔
不堋田與守禦軍屯種以舊屯軍田易銀與沙民別
置田産實為兩便此策果行則凡旱寨水寨把港官

此實百世之計也

此言屯田與衛所隔別之弊即太倉一處觀之其餘可以例推矣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征調戰攻之日官軍行粮口粮照
日給發不暇計費若夫敵退盜寇之後兵火少息之
時各處要衝添設把守員役使其聚之而食則倉廩
積蓄莫非小民脂膏何可繼也合無倣渭上湟中故
事將沿海空閑地土督令開耕不起科徵且屯且守
一年之後人將自食其力不惟省養兵之費抑且行
寓兵之法時至則務農事去則習武貧而壯者得田
可耕未有不願為兵而又可減召募之虛糜者數千
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

不許屯官分外科擾夫僧道尚許承佃屯田今于長守之戍顧不可聽其開耕空閑土田者耶

汰冗食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

國家養育邊軍極其優厚故居則有月粮出則有行粮寒則有冬衣布花至於獲功則又有重大墜賞無非欲得其精健以爲敵愾之地耳乃今老弱叅雜所養非其所用逃亡捏冒有名而無其實近戶部題稱督撫諸臣之奏求應援則曰軍馬寡弱逃亡過半請粮餉則曰兵馬衆多供億不支觀此則坐食民力者豈皆投石超距荷戈彀弦之夫未必無老弱疲癃之士與夫缺伍寄名之人也自今合行督撫諸臣各選風力守巡兵備官員親歷各該城堡將見在兵馬逐一查驗精壯者照舊存留老弱不堪者盡行沙汰戶內果

有壯丁准與收補其軍士逃亡即行開除如敢仍前作弊以盡邊儲聽各該巡按御史查參究治

此言兵餉原有定額月溢冗食者衆則虛耗正數矣向來論足餉者多方設法甚至加賦不思此弊不正所處豈足以償所耗乎從古聖賢論理財亦只二法曰生財之源曰節財之流此即節財之義也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今之用兵大率有三曰練曰募曰調調遣之舉本非得已蓋緣本地兵力寡少遇有重大聲息不能不調若使哨探明酌慎於徵調不惟芻粮一無虛費亦且戰守均爲有益但邇來邊臣多事張皇偶有小警輒行請調恣目前侵月之奸爲日後掩飾之計相應通行申飭督撫等官各將兵馬嚴加操練務致精強遇有警報相機堵截不許輒張虛聲妄議調遣果有大舉之信徑自斟酌量行調援亦不得因而籍口反悞軍機如或不念

國計計處失宜聽各該紀功巡按御史參　奏重治又須遵奉

明肯務以團練土兵爲主如果目下不堪戰守早爲計議
某處某兵可調某處某兵可募應徑行者徑自酌行
應具
奏者以次具
奏俟主兵練成即爲停罷
此條雖言募調當慎若能遵行
可以沮冗食亦足兵禦之一助
又題云今日之事不難於禦寇而難於馭兵不難於足
兵而難於足食故建議者每以罷客兵爲說但各省
投募之兵多有游民叅雜其間官司未得其用地方
反罹其殃亟當計處合咨河南山東湖廣廣西等處
巡撫都御史將本處游民嚴加禁約不許出外務令
各安本等生理如無招募明文私自出境投兵者即
將家屬收禁里隣坐罪仍刊刻告示通行曉諭庶投
兵之風少息地方之患不滋矣
此議與都御史翁公
大立所奏暗合
都御史唐順之云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爲不定蓋
以濟變未慮經久臬猾之徒方應募於江北忽應募
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譬如借
倩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于遠方無
賴託名土兵報効希圖擄掠群然麇至在此不由軍
門之徵調在彼不由督撫之遣發坐費粮餉騷擾地
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兵爲說夫土
兵之練誠是也然土兵之數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
足以當賊鋒之銳安得不調加前時王江涇數千倭

子乘勝西上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矣

爲今之計合以練兵爲實事以募兵爲權宜以調兵爲寄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驍銳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其遠方驍銳應募者亦須土人保任優其募價什伍聯束而歲番上之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立爲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爲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憲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練有成然後募調俱罷

此總論募兵調兵練士兵之法字字當深玩味遵而行之若人先觀乎此而後讀諸公議論或以募調爲上策或以募調爲下策自覺其頗僻而無定識矣

募客兵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閩廣諸兵其長技故智利在水者可習而知而吾蒼山下八山之人熟閩廣之技者亦非少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事在反掌而有勇知方是在上之人使之者何如耳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爲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冀當陸軍之車小冀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況今日之邊防恃舟師爲長技以火攻爲要術乎

此言閩廣水兵不必募

又云軍既銷弱勢不得不募客兵矧今募兵他省動越

數千里徵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損官帑民需不
豈矣況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鬬往往貪餌致敗恐
官府之詰之也即又棄戈而鼠走所過道路率又逞
其狠豕貪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汙瀆婦女一或
捍拒則露刃而譁殺人無忌故諺曰寧遇倭賊毋遇
客兵遇倭猶可避遇兵不得生由此而觀客兵有害
無益明矣況使之久居內地熟道路習知土風民
俗之事必有不戰自焚之禍如元末苗帥楊完者流
毒吳楚蓋可鑒也

此言募客兵有損無益

主事黃元恭云客兵有二有調而至者有募而至者調
而至者統領有官籍貫有的用則劄之至有不用則
劄之歸即無事矣募而至者烏合無統領之素萍聚
無籍貫之眞況多游手好閑無籍惡少安知不恃其
武習反衛爲佽嘯聚山谷黨附海島皆不難矣

此言募兵不如調兵

都御史章煥云所募之兵須程其技力而籍其家室守
法者厚恤其私犯令而逃者有孥戮之禁至于鰥曠
游民給其田廬與之配偶則可以繫其歸念臣見狼
軍每有受屢之心而山東惡少甘心從賊者利其擄
掠之婦女也苟遂其願則兵可募可久矣

又云分道募兵不擇強弱不按名籍游手無賴草竊亡
命悉入彀中及至而茫無統紀聚散無稽多寡不問
虛糜廩餼豢養無功故募而來來而去去而無兵則

又復募府庫罄竭道路驛騷終無實用此募兵之制未定者也

此二條言募兵無定必立法善馭乃妙

予惟募兵之法但當於本處報選何也其家在是則所獲工食便於歸寄防春之暇便於歸耕其人善惡便於保結召之則聚散之則歸然須不限名數如收錢之法日積青蚨幾文馴至一貫孰有勇力孰長技藝選其精能汰其懦怯夫然後募得其人也若四方泛募則是烏合之衆無賴之徒招之甚易散之甚難今日之兵夫他日之盜賊也蓋離家久遠財不得寄歸淫酗賭博恒心亡矣一旦革之非刼奪何以生乎荆川云遠募不如近募亦此意也

御史徐栻云客兵之爲地方害夫人而知之但方今之事正如病疽者急則治標以毒攻毒之時也特視制之者何如耳蓋狼兵其貪如狼土兵似之而性尤狡譎客兵中狼兵土兵尤甚一勝之後其氣必愈驕猛無忌況左江田州之兵與右江南丹那地東蘭三州兵素不相睦散不相顧聚則仇殺雖有二遊擊白泫鄒繼芳分轄之然其所見憚者瓦氏家法與該管土官頭目若莫崐羅堂黃仁等而已土兵忌狼兵先進以攘其功狼兵忌土兵後至而挫其銳氣態相戾功次相競烏可於既勝之後而不知所以處之乎如欲一勝而撤去則海寇出沒不常況其所素懾而見怯者特此兵耳茲久留而無制則其悍恣之性所過殘

擾村市爲空是去倭之害一間矣爲今之計臣愚以
爲處之有道焉將各兵分派各沿海府州縣住劄有
司官爲之崇其犒賞恤其勞若以深結各該土官頭
目之歡心俾有所統屬而不得肆又于本處應募民
兵中擇其最驍勇者各照狼兵土兵法編爲隊伍結
爲營陣象其衣甲演其技藝習其勁捷隨其動止飲
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推而上之日漸月染若與俱
化斯隱然示狠土兵之長技在我又足以分其勢制
其悍氣而資吾實用積之月日兩兵相爲表裡無分
主客然後漸次查照發回以遠客兵之害省養兵之
費其或制客兵之要乎

調客兵

都御史章煥題云今治倭者無他調兵而已臣愚以爲
非久計也小發之不足多發則用度不計久駐則老
師廢財曾駐則兵散而賊復入且衆兵雜處爭隙坊
生壯健久曠奸盜自起故客兵協守惟都城塞下可
以居之主客相當有所忌也江南民弱客兵所爲厄
羸視之者也欲其不亂難矣淫婦女劫貨物殺良民
如是則客兵之亂與倭夷等前世調兵江南皆有明
戒

又云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獷悍難馴夫以苗攻倭
猶以毒攻毒不可輕用亦不可久用者也是在上
國手劑量群酌對病而攻病去即已今既無鼓舞之
方復無調停之法事急則懸賞求之勢緩則厭棄

之求之則易驕棄之則生怨此調兵之制未定者也

此二條言客兵不當調

兵部主事黃元恭云唐德宗籍回紇以解圍而遂基旋入之擾石敬瑭因契丹以取唐卒釀播遷之禍狼土蠻兵非我族類寧可引致心腹之地哉山東徐邳騎不習步四川廣西崗不諳渠用其所短行其所疑則何賴焉且不重費以致之應募則有安家在途則有傳食即營則勞來安插月給行賞計每主兵四五而聽一客兵然烏合無籍戀家寡情故逸使之勞易使之難悅使之從怒使之拂利使之來罪使之叛至其習見我之無內恃而專外藉則遂驕恣橫所過壓門以防其虜遣發議賞而後行重賞之格不自

朝廷出幸勝必獲賞而復進速勸之令不自主軍軍門出首級則偽良爲賊冒從爲主而不得覈之論功之典不自憲臣出敗卽則棄營而逃以避誅再募則逃者重肩以趨利在營者原籍官司不得羈縻而閱實待之如此其厚也養之如此其驕也然湯克寬一試之而徐邳之卒敗李逢時許國再試之而山東之卒敗至于今永順保靖麻陽酉陽茅氏賴陽諸兵潰且散散而盡矣其效已明然猶茸心捐厚畜驕而無變計亦獨何哉或曰知非策也然主兵訓未就緒姑暫爲之意予聞其言五年于茲矣此當事者無久任責成之重而爲日前苟且之圖試問月攘一鷄足與改弦易轍也歟哉

此言客兵之害

冊陽邵芳云練本地之兵但可爲本處防守而已不能追勦大敵也欲追勦大敵須調客兵何也土兵習知地利顧戀桑梓故選而練之可爲常計若別省有事欲望鄰省之民團作一處協力以拯之能乎不能乎且如往年徐海陳東董傾寇數萬壓境而來蘇松杭嘉各自保不暇其能相顧而協勦乎故練土兵與調客兵不可偏廢

此言客兵必不當調之說爲非

御史邵惟中題請勅下該部轉行督撫大臣從長計議如徵調客兵必責令大頭目統領蓋有大頭目則所調客兵亦精而法令必行仍以監軍等官控制之類造各兵年貌籍貫文冊照其實數給以粮餉解赴軍門照冊查點犒賞報効立功果有功次速行奏請陞賞如有退縮即以軍法處治其逃歸者行彼處巡按提問

此言客兵即用原統將官領以聽調甚善但欲分配截殺而不用原統官領戰不惟原統官無責任而不用心精選其領戰者亦於軍士不相識難制馭矣恐須始終歸其權於一人則可

南京工部尚書馬坤等題欲要總督大臣查見在各處客兵如無親管之官領率者即便轉行各省總督撫按坐名查取稍加優厚申送前來如無土官總領照用兵務本管官舍前來督領督領之官中途逃回如某人靠仍須備行總督及撫按衙門查照律中法例一體查究及稱調兵必須精擇其可用與經戰者少

倣古人分兵之法如一省調兵一千則令出兵地方大約可出幾千總其大數互相裒益如十中擇其一則一歲十丁之族始出一兵也百中擇其一則一歲百丁之族始出一兵也數丁中擇其一則一歲數千丁之族始出一兵也

此言調兵之法當計里坐派是誠一見也以愚論之客兵之所以不堪用者止因調至之後不用原統來官如戰責任既輕必不用心精選故也若委知兵憲臣與其頭目統來就用之以督戰功罪所係彼豈肯帶狼狽之兵自誤乎

都御史章煥云踐更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諸邊節制之兵爲之準調到狼土之兵爲之輔夫邊兵矩度素閑可以消狼苗之逸志狼苗有變而邊兵之強足以制之夫藥有相佐亦有相制惟兵亦然則可調可用也

裕州知州王宇云按邊兵習慣苦寒日夜備虜不寧寢食以爲兵戍皆然一旦調至南方見蘇杭富饒逸樂武備廢弛不惟歆羨而不甘抑且玩侮而無忌我

祖宗立法止是原調用于北邊自正德間議者不深顧念調擒劉七及江西之寇邊兵遂驕邊患遂啓難於收拾今欲更調之以備倭後患有巨測者湖兵欵兵之當慮也亦然故調客兵不如不調或曰鄉兵僅可各守一方調往他處不能也捍禦大敵不能也不調客兵何以支倭寇之大舉乎曰春秋之齊國嘗受晉楚之師晉師中豈無邊兵乎楚師中豈無土兵乎不聞齊借何地之兵以禦之也若必欲以夷攻夷齊師中

夷何在乎大抵兵之強弱惟係得人與不得人齊桓公用一管仲行內政寓軍令之法遂霸天下今若有人能倣其義於保甲法中抽選且如每甲中一家出丁九家不出丁者出銀津貼則不患于無兵與無餉矣就其中更選一班精銳專一聽調謂之遊兵如此豈不攻守皆有備乎

副使王春澤云今之議者皆謂補足軍伍可以禦倭愚謂今之軍伍多羸弱不堪上隨之人所募勇夫憑吾選擇人人精壯可用若移足軍伍之費而費於募勇敢爲益不既多乎但不可募遠方之人蓋地遠則水土不服道途盤費有身家者不肯應募而應募者多無籍棍猾之徒其志不在於戰而在於擄不在於受約束而在於有識者不易吾言也

予按今之論禦倭者有三曰調客兵曰練鄉兵曰募土著之兵愚以爲募土着之兵可也調客兵與練鄉兵不可也何也客兵性氣驕悍不受吾之約束既不肯受約束豈肯出死力而爲我殺敵乎故客兵有害而無益所謂不可調者此也欲練鄉兵須處錢粮養之今之錢粮甚難區處將欲使民自備與則民因貧而投兵豈能自備乎將欲官給之與則凡民之無依者恐盡起而應募何以支之將欲驗田均派與則田多者恐其始倩勇夫以充役後用家丁之無能者以抽代人且不常安能訓成兵技乎況防春正值農忙

廢田事而圖結不可也鄉民各保其鄉調用之於他處不樂也故鄉兵保甲之法僅可以防夜警自古迄今未聞以之而禦夷狄者所謂不可練者此也夫惟募兵一事執利權以固民選擇之精訓練之勤賞罰之嚴悉由乎我而大有實益然募遠方之民非智也加賦以養兵非仁也須遵奏行新例令貧民補實衛所軍額查各州縣民壯弓兵之額而三分之留其一與有司自用取其二而團聚於府沿海弓兵亦取而團聚之通計三項每省若干名用其精強易其單弱大約以三千爲率合軍伍民壯弓兵之三者豈不足以供其數乎軍糧每歲九斗六升以一衛計之則五萬石矣民壯弓兵每歲身銀七兩二錢以一府計之則幾千百兩矣此國朝定額見在所實費者以是實費而行吾實事分而訓之各精一技合而訓之使知分合進退之法乎居則團練於府有警則分調各州縣豈不精壯常在官使不必調兵而兵自足不必擾民而餉自充也哉是之謂土著之兵所當募者此也雖然欲復祖宗之軍額須復祖宗之糧額凡衛所缺伍而開作羨餘者不奏查之不可也欲團練民壯弓兵須令各州縣按季徵解民壯弓兵之身銀若聽其自索諸民不可也蠡測之見未知然否

處客兵

主事唐樞云諸客兵每日供費須集議的當銀米數目
令可永爲遵守其數目須相去不遠使無彼此相形
其間若欲厚薄只於犒賞處低昂之
此言調停客兵之法
又云南北水土異宜近日久旱河水太渾濁須用桃杏
仁澄之食麪須淮北麥今江南自有淮麥只要處置
司買者的當蓋淮麥秋植次年夏收備四時之氣麥
屬金又得佈種之正江以南冬種春收所以異也
此言供養客兵當備淮麥

客兵附錄

天下精兵甚多不可勝紀茲所載者但據　廟堂
近年議調與士論所評者耳或云無益如愚見客
兵各有所長其或敗者不閑兵越地利又多堂堂
之陣罕用餌伏若原頭目得人調皆精選嚴節
制慎衝突用謀川險不徒恃乎
驍猛庶可暫爲海防之一助

狼兵

廣西狼兵於今海內爲尤悍然不易得眞狼也眞狼
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蓋不過柳州所爲水
東岩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
無以加於嘉湖敗鹽者流也
東蘭那地卅州之狼兵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
者三州土官之兵大畧如昔秦人以首虜爲上功其
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

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人呼而夾擊而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救之否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既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臨陣躍馬前鬬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

岑氏家法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分之割首之人雖有照獲主擊刺者之責然不必其武藝之精絕也我祖宗舊制狼兵調征經過之處不許入城狼兵性貪淫離家遠出罕御酒肉又不獲繼貨色之慾含怨飲恨惟刼於其主之威而已若有司不善遇之擄掠之患所不免也

湖兵 鉤鐮鎗弩之技

湖廣土兵永順爲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藎臣其兵天下莫強焉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

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抽選宣慰籲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遠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攖但沿途剽掠胥謂其不可用不知剽掠之故一是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委二是因小頭目愚弄宣慰謂人不可擅殺殺則言官論之

朝廷罪之彼然而聽之也若以保永分爲二班輪歲更調每調定以一萬二千人每人月給工食銀一兩每歲十四萬四千兩先以四萬兩與調官領給士兵途費不必騷動有司及稽途程其來也以一憲副督之宣慰專主禁令調官專主聚泊每晚不許卅師亂泊須視調官峯旗然後魚貫而泊次早即行勿容登岸既至軍人以二千人派之溫台二千人派之寧紹二千人派之杭嘉二千人派之蘇松二千人派之淮揚各以一頭目將官領之餘二千人宣慰自領以聽軍門調發隨處策應有功者照常每級賞銀三十兩給與

本兵無使土官侵匿宣慰土官大加陞賞其歸也憑
副與調官仍照前法送之則兵將感激聞風知勵何
剽掠之有所患者土兵無鳥嘴銃須軍門以素演熟
者三千人分撥助用其技爲十全矣或謂夷性難馴
萬一生變何以制之是殆不然嘗聞二宣慰之言曰
吾祖宗相傳土地官爵遠自隋唐未嘗易姓以奕世
謹守忠義故也若恃兵勇謀爲不軌 朝廷下片紙
令鄰夷分取吾土朝令而夕亡矣得如今日之富貴
乎又嘗聞其門帖云心戀九重跬步敢忘燕闕扎手
提三尺英風長鎮楚天南又一帖云節慾可以延生
何必遼天尋洞府守分便是享福却來平地作神仙
此其心之明達蓋可占矣夫豈不守分量而率意妄
爲者哉若二司更調各逞賢能各圖報効各希爵賞
較之並調爲益不既多乎

湖廣九溪等衛容美宣慰等司桑植安撫長官等司
麻寮等所土崗茅等峒各有驍勇土兵慣熟戰陣宜
選各衛謀勇素著指揮統領
尋按短兵相接倭賊甚精近能制之者惟湖廣兵鈎
鐮鎗弩之技必須動永保二宣慰司精兵使與北兵
彼此夾持部五均配器械長短相濟

河南兵

嵩盧等縣調取毛葫蘆兵

懷慶引農二衛調守號官軍多驍健可用

睢陳二衛宣武彰德二衛軍兵俱可調用

礦夫

嵩縣李和尚李景白廷美盧氏縣王九張文廣永寧
縣馬雄張吕登豐縣王試宜陽縣葉張飛靈寶縣王
九宰等俱堪調取涉縣夏時生長其地習知礦塲之
事可以統領

角腦兵

號角腦者坐名取之查照近例量給冠帶賞以銀牌
花紅假以把總名色令其自率平日所與之人以來
官不必選彼必忻然聽命而來者必強壯可用之士
其中或舊有罪犯者許令立功自贖計得角腦十人
即可得兵一千

打手

打手須用行文四處選取每百餘名選一驍勇知名
之士率領其給賞冠帶假以把總名目與礦夫同

北方兵

山東直隸徐邳山西善使雙頭棍標鎗打手

徐州箭手

保定箭手

泗州河間等兵

徐邳淮揚乃勁兵所產之處破賊有徵多可用與經
戰者就委慣戰者參遊督率而來

北兵所長優於騎射東南水鄉技難獨展

僧兵

今之武藝天下胥推少林其次爲伏牛要之伏牛諸

僧亦因欲禦鑛盜而學於少林者耳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之楊氏世所謂楊家鎗是也之三者其利數百其僧億萬內而盜賊外而夷狄朝廷下征調之命蔑不取勝誠精兵之淵藪也

邊兵

延綏遼東兩鎮官兵除已選入衛者不動外其存留本鎮者各練若干名鎮巡衙門選委謀勇素著慣戰將官管領令其多帶火藥弓箭星馳赴援延綏新遊兵二枝內可量撥

大同新選聽兵與調用遊兵可量撥

邊兵不耐暑熱此後涉夏潦濕方盛恐難于用若先行選定仍令在鎮養精銳以俟緩急方可

福兵漳兵

嘗習水戰聞其內多從海寇行奸利者多習海寇所鬬於諸兵中爲最特不知今所調者若干耳

坑兵

浙江以處州爲絕勇處州守坑之軍其性健鬬但未嘗勒習水戰也

總兵盧鏜云浙中陸兵之善鬬者無如坑兵而邇來應募者卒皆不得其用者何耶蓋坑兵惟梁高山爲最自幼開坑盜礦驍悍難制自有重利不樂爲官府用也欲顧募之非優其募資厚其糧餉恩信兼至真坑兵其可得乎

集衆謀

副使吳子孝云鄉官舉人監生生員人各有識下至耆老總里人等不拘貴賤但有所見許其面陳許其具手本來說虛心以受之下禮以招之則奇計出矣若更許其薦舉多能之士畢集軍門智策不可勝用矣然須有一二名士高才定其可否迂闊狂妄者不用則群小無以售其奸矣諸葛公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衆思專攻吾之闕一字不可少也

舉人王文録云如至一縣必諭知縣曰爾爲知縣必知一縣人才有謀者不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詢之一縣則一縣之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爲省省積而爲天下則天下之謀集

矣然集衆謀必先虛已畧去勢分屈降咨詢邇言不遺寸長必録懽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寇爲急則庶乎其可也宋岳武穆謀勇之全者也將出兵也猶且盡召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竭智共攻必無敗也乃行故每戰而無敗況其下者而可不集衆謀乎是故用兵者必以集衆謀爲先也

吳郡生員盛之化云昔周文襄巡撫江南凡父老士庶無不延訪或時在路亦止輿受言始則集衆人之細長終則成一人之大智陽明先生自入仕以至秉鉞動隨生徒顧問帷幄後遇逆濠之變若龍光黃受諸人或爲間諜或潛伺察或通機密皆以平日腹心爲之遂能成功至于封拜邇年東塘毛公征交南大開言路有賞無罰謀士集者八十二人遂能開削故道洞見敵情奮士鼓行蠻王納款此皆前事之足驗者

都御史唐順之云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入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人皆言虜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覘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去而其師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備

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駕梁按伏省却大半氣力矣

定武畧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爲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許輕伐

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外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曾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即聽朝別無他議若民間盜起則宜查

處決擒殺著律已明剳累朝設立巡撫兵備

勅詞立爲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

一時失計稍有挫衂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
後效以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
地方等官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
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即照先年重例處死

鼓軍氣

都御史唐順之題云戰陣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所以
勝四夷者氣也而非甲兵之謂也
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寶身閒
雅雍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銳之氣亦寖銷矣南倭北
虜倏然內侵殆若昔人所謂氣炎以取之者賴
皇上天縱
神武赫然一怒誅逐偷惰拔用英奇文臣督師皆躬自臨
戎有兎罝赳赳之氣自此倭虜不敢深入則氣之勝
也以臣占於行陣之間猶有未盡然者臣視師東南
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涉冷水顏色可憐縱不
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矣至于

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　地而我將棲洎近岸日
遇海風則頭捍目眩夜聞潮聲則耳聾心惕旦夫倭
賊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
未戰而索然也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懲臣猶
以爲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
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帥時御戎服出入
軍中發揚踔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
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
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帥武將臨陣督
戰間取潰校逃卒遵奉
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卻一二人以變士卒之
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
言若迂闊而實勝敵之要機也李光弼遊軍而旌旗
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

按荊川敵軍氣之說不如東坡倡勇敢之論蓋
士氣精明必須養之有素臨陣得善戰者作之
若但使文武戎服先登以倡疲卒則疲卒望敵
而潰徒選文臣與賊殺之而已無益也軍之取
勝全在乎氣作之詠
是但如此作之恐難

兵部尚書王守仁云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若干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録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右之黨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剥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辦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必須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

勵軍威振肅充敵制勝皆原於此

此言行法須自將官始若姑息將官則士卒不服矣

又云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衆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

又云近年以來如賊攻城掠鄉每每督兵追剿而不勝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今後但遇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自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粮餉可省事功可見矣

又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

此三條俱言賞罰須行于臨陣之時方爲有益

又云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

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
逸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
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爲首就陣擒斬
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
一級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正陞實授二
賞十兩擒斬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
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
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
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
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
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百量賞二人捕獲
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銀八兩三名者陞
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
者賞五兩此該賞格也今賞罰之典固在然操縱失
宜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
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凡兵之
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兵皆畏敵而不
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

此言賞罰爲兵家之要務當照律例所載而行

都御史方廉云用兵之際衝鋒爲難斬級次之今海上
賊船初來能迎其鋒黎沉一船另賞銀一百兩飽去
之賊犁沉一船另賞銀五十兩如不能對敵揑駕小
船撈取首級者不惟不賞即以退縮論陸地之賊初
來疲困甚易擒剿延至二三日即復強悍但初剿之

不令賊害地方又不當以難易言也其間能衝鋒破
陣使賊披靡者另賞銀三百兩若夫鄉村零斬必要
倭首相兼仍審地方隣証見賊犯某處從何斬獲取
有結狀方照格行賞查係虛冒即以妄殺平人論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者該總
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又罪及兵
備海道而止至於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奇功論已
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臣先具題擊來
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真倭首級一顆給銀十五
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真倭首級一顆合無量增銀十
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五兩已足使水卒感恩懷利
盡死擊賊

此言行點討當自上始行賞
當以海中擊來船爲重

又云擊賊海中以奇功論雖有平倭事例但分別得來
船去船欠明且水中首級一槩以十五兩論賞不知
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劫財已厭
其毒殺一賊是止于一賊而已若殺却來賊一人是
全了幾箇好人性命其功不可同日語也若得該部
題覆打來船真倭首級雖不能同於陸地首級三十
兩亦可量增銀五七兩則人人爭奪打來船者益衆
而賊之登岸者少矣

此專言賞功當以
海中擊來船爲重

又云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
惰賊資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

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啣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啣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

此段發明擊來賊與去賊難易不同

夫出入波濤昏不測之險人情所甚不堪然臣嘗思之地里有險夷而士著者無險人情有利害而利重者忘害若使各陞調官軍必於沿海衛所自少生長身履目擊雖或稍遷異地事無弗同也至其垂危冒險轉戰窮追若只同常廩止以常格論功其視內地輕重難易之間殊有不得其平者今須多處行糧豐其犒賞若總兵官能使賊船不得登岸而於海洋擒斬首級得似異格各軍人等比內地所獲功次倍論如止獲賊船亦以大小論級如此則人皆爭奪而無不堪之情矣

此言論功當以衝鋒海洋爲重

太常寺卿魏校云臨陣不可生擒在野不可妄殺陷陣先登者爲上功繼而登者次之尚功首虜敗亡之道也

此條論賞功當重衝鋒不當重首級

兵部尚書胡世寧云聞各處兵戰多因割取首級及爭縛生擒檢取婦女財物以致賀力悞事乃將欽奉奏例并斟酌事情預定臨陣賞罰條格惟臨陣先登破敵者第一人賞銀十兩第二人第三人各賞銀五兩其先登被賊攢促而後兵進救得勝者亦賞銀十兩

其擒殺諸賊首級俱依欽定賞格外若對敵每殺從賊一人賞銀二兩敗後擒殺從賊每一人賞銀一兩皆以衆見爲定即時給賞不論首級若賊來盛擾獨立不退者每人賞銀五錢全隊不退者總甲賞銀一兩其勝賊回軍檢得賊馬一疋者止賞銀五錢軍器全件一付賞銀一錢若與同夥有功人爭取首級仍還本人報功者每級分與該賞銀三錢員認爲已功者重打五十不賞對敵陣亡者先給埋葬銀二兩子孫陞世襲官一級不願官者另賞銀三十兩若退陣逃回被賊趕殺者不賞亦不收葬

此論與前同義而詳明過之

又云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遠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踩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即問充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若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者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

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
墩堡任其攻尅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
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
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
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
有守備力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尤
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尤軍至于
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
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
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
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差巡撫官即時問決不必上

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
備查審衆證其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
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
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
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
混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弘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
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此條言賞罰之法
與前論互相發明

又云首級論功之弊有詐冒有攘奪甚至戮平民傷戰
士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夫自古戰敗之餘固有假遺
財物於道以使敵人撿拾而緩其追躡者況當酣戰
之際格鬬不暇乘勝之餘追奔不及而何暇於斬首

哉故首級之得或多非奮勇當先真能殺敵之人矣而況奏報隨從之人身未常便鞍馬日未嘗見軍陣者哉是蓋古今通患而莫之善處盖惟

朝廷命將得人而其所任偏裨校領臨陣之人自皆奉公而執法其所身經而目覩者其陣得其人之効謀而得勝其陣得其人之奮力而成功其方戰也其人敵退某人其既勝也其人斬獲幾首又某人奮敵不過而被殺某人得功幾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參之於衆見而報之於紀功之人由是權其難易以第其功賞不專尚於首級也至於亂旋之日則某人書辦得用某人隨從有勞詳以上奏而量加甄録固亦可也若冒報立功之人則面試其謀勇斬敵之狀而取證其臨敵同事之人其僞立見矣丘公濬所言選任紀功之官更立賞功之式而欲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皆良法也

此篇不但發明首級論功之弊至爲詳備而紀驗功次之法確乎其不可易用兵者不可不知

兵部尚書楊博題云沿海一帶休戚相關若使自分秦越或不行拒堵或不相策應希免已責貽人以禍均屬誤事交相坐罪合行福浙直督撫諸臣如前逼政唐順之所議若賊已下舡果有衝鋒阻遏不得登岸四突者雖無首級照依題准事例陞賞

松江府同知羅拱辰云各兵懦怯者既不肯前而勇悍者衝鋒多因砍取首級以致敗事若一兵砍取首級則傍兵見必爭之況得首級者欲全賞功銀兩未免

先奔一兵相爭則衆兵皆亂一兵既走則衆兵皆擾兵因此而驚潰賊乘此而進衝從來如此今須於將臨陣時審其願衝鋒者各給與衝鋒小木牌使衆兵皆知其爲衝鋒彼雖欲不前誰則容之衝鋒者決不許砍取首級若有衝鋒兵先拿首級來獻者打一百棍仍不准給賞陣後助陣兵夫許令斬級如一陣斬獲首級若干顆該給賞功銀若干兩內以七分給衝鋒兵以二分給與助陣砍取首級之兵以一分驗其在陣被傷者給之庶賞有差等不致爭亂而人皆思奮矣

副使吳子孝云凡戰鬬之時不須首級爲功今因割首級往往誤事如一陣海寇盡殲滅之總筭給賞不以首級爲貴則破敵必矣

舉人王文祿云衝鋒者先衆兵而殺寇功之最也今混於一例而不分惟論首級行賞每戰亂奪首級以致敗徒費用兵之財不明賞之過也必以所練之兵拔取衝鋒萬取一千千取一百時加倍犒戰勝不論首級而賞亦倍之蓋衝鋒不暇斬首斬首皆籍衝鋒之人殺而斬之也

此三論與前同義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陣擒斬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陞授三級不願陞授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一名顆并陣亡者陞授一級不願者賞銀二十兩

此言論功以首級多寡爲序與王陽明胡靜菴諸公之見相反恐未爲定論也

又云武將自守備把總以下文官自海防練兵同知以下所領軍兵民勇五百名部下臨陣擒斬直稅每五名顆陞一級十名顆加一級一千名部下每五名顆陞署一級十名顆陞實授一級各以則例遞陞至三級而止如獲功之前或以後失事革職者准收贖若總兵副總兵之與巡撫參將之與兵備水陸士卒俱屬統領戰守機宜俱聽調度除在下有違節制者免究外其餘功罪參將以所屬分論兵備隨之總副合所屬通論巡撫隨之但今經理之初暫將臨山總兵分理海防金山副總兵分理陸地則功罪亦當查照分別重輕俱聽總督巡按酌量時勢究覈情實明白具題

此言賞罰之格當計職任

又云凡有官員舉監生員義民人等督領家丁赴軍門隨賊截殺得獲功次及仗義輸粟濟軍者俱聽軍門及撫按官臨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以爲懷忠慕義者之勸至于耆民統領沙兵或屬把總或屬府縣官管轄其所獲功次仍照部下功論擬陞賞

此言處報效賞格

兵部尚書張時徹云今奏擬五等賞功之例曰論首級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陣擒斬有名真倭賊有名顆者陞三級不願陞授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賊一名顆并陣亡者陞一級不願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二

各賴者陞授署一級
不願者賞銀二十兩

曰論奇功 如在海洋遇賊有能要擊衝沉船隻或追逐登山使賊不得登岸奪其聲勢或追出境或逼下船使地方不致受禍或乘賊既登岸有能乘其兵少而擒斬多者均以奇功論如賊從別港路出境有能邀截擒斬打獲船隻所得貨物盡行給付仍照例陞賞至於故縱出入本港專圖避者聽督撫官參究重治

曰分信地 凡守備把總及海防民兵府州縣佐各有信地如賊至不能拒守致賊突入者固當律以守備不設之罪若能奮勇鏖戰或有首級功罪相當者亦許准贖若罪少功多者仍以功論如賊從別港路出境有能邀截擒斬打獲船隻所得貨物盡行給付仍照例陞賞至於故縱出入本港專圖邀取賊賊者聽督撫官參究重治

曰計職任 詳見會題中

曰處報郤 詳見會題中

必如是而行之則有功不致於濫賞有罪不容於倖免而將士戮力用命矣

此言賞罰之今當嚴

巡撫都御史唐順之云肅隊而趨揖亨而舞非以爲戲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禦敵之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戲而已矣

史傳所記子玉治兵斬七人貫三人耳孫武以婦女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鼓之而無不如志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畧可見也請於常廩之外多儲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石超距之氣其不用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而軍令所謂鞭笞貫耳等類許將官督操亦時一行之以示威或聯爲伍法罰及同伍紀律既明人心自肅至其臨陣庶幾畏我而不畏敵矣

此言操練時須發
行賞罰人方知畏

大倉生員毛希秉云欲人出死力不與同其利自古未有能濟者也乞依倣錯邊事胡人入驅能止所驅者以其半與之凡捕巡所獲鹽船賊船聽其照例估料納銀不得如舊惟有勢要在官人微價給領利歸他人如此而再犯贓壞法照依文官永不許管軍管事庶彼顧利不敢輕犯明憲而可責其盡職矣此使人自爲戰之法也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臨陣退縮軍法甚重今領兵官員畏罪掩飾每遇賊入犯即妄稱領兵追賊其實去賊甚遠不惟不見其形雖賊之衆寡虛實亦不得而知也及尾賊出境乃捏報追至某處與賊血戰況死者不計燒死者不計斬獲首級一顆豈有與賊血戰而斬獲僅一顆者乎此名爲追賊實與退縮何異不加救正遂效尤接踵習爲故智豈不敗事哉今後須申明軍法務要從實追剿如果賊勢重大兵力寡弱徑自明白聲說以爲別圖如或窮追連旬累月不聞一戰直至賊出境虛飾浮詞欺罔觀聽者聽本道查實衆呈重究與退縮同科庶可以破其躲閃之故態矣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羊斟之微足以覆床一笠之小可以強兵三畧曰軍無賞士不往使勸懲通乎人心可以使之赴水火者否則衆心解體矣何以能却之使鬬哉是故行賞以示惠決罰以立威皆兵家之所尚

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脂韋襍抱而報功者有手獲功級而爲人掩奪者亦有喪師矯以爲捷而冒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反蒙辜者亦有乘其喜怒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顛倒繆迷如此何以厭服人心振揚武烈哉顧其鋒鏑縱橫之際存亡呼吸之間人以萬死博一賞在上者寧不動心矜察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勇者罰固無足議也亦有勢孤援寡勞逸饑飽主賓地利之不同者此皆有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亦有運籌決勝者雖未曾身蒙矢石亦賞之所推首也苟或俘降以邀功誘虜以違令甚至截殺行人老稚以充首級者又皆在所不赦也故將之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若近歲王陽明申明賞罰脈雖已事之後猶不亡前功斯可以永昭勸懲者也

寻按已上諸論皆賞罰之常格未盡其妙也何也今之衛所官乃統袴子弟而已矣武藝且多不諳況肯捐軀建功業乎衛所軍餘世平日久不經訓練一旦臨敵無技能可恃膽寒氣怯非敗即走以是常格賞罰待之豈能煆煉淬勵而得良將勁兵乎夫賞罰者榮辱之謂也大而官爵之命小而言語之褒皆謂之榮重而斬則之刑輕而斥詈之及皆謂之辱施恩而可測者非榮也惟施不測之恩人方以爲恩而知所勸耳施威而可測者非辱也惟施不測之辱人方以爲威而知所懲耳故有今日爲行伍而明日拔之爲

將領者有侵晨在人上而薄暮降之爲後卒者褒貶
予奪大公無我顛倒豪傑莫知端倪則人孰肯甘處
其辱而不思所以自奮哉周禮爵以馭其貴祿以馭
其富正此意也在上者能測乎此則激惰爲勤轉弱
爲強不必用衛所之官而民間自有良將可選不必
調湖學之兵而鄉閭自有勇夫可練矣

禁妄殺

兵備副使凌雲翼云賞功罰罪勸懲繫焉今各領兵官
員既不能奮勇運謀爲地方保障往往將被擄逃回
或窮鄉避難之民殺以報功故行路者若非成群不
敢獨行是不能禦賊而反爲民賊矣又從而賞之誠
可痛恨今後報首級止一顆二顆者聽本道查訪果
有對敵實迹方轉送紀驗其或許冒無據者即鞫究
明白坐以抵命至於指稱奸細殺以爲功者猶爲易
見蓋謂之奸細必至二三人假裝吾民或探聽消息
或潛爲內應既已覺露可縛而致之非臨陣血戰者
比也何至斬首級哉以後奸細止許生擒不許殺害
違者一體抵罪蓋天理人心昭然難泯而欲欺昧以

攻滅賊未有能滑者也

御史徐栻云自古命將出征師還奏凱取魁首以爲大
戮後世緣此遂尚首功故首級不明非惟功賞不實
亦多戕害人命西北邊功正患坐此流弊也故我
祖宗深鑒茲弊惟北虜女直倭寇南蠻得論首級以其種
類別而真僞易辨耳近者斬獲倭寇得比照流賊事
例已該兵部題奉
欽依無容別議但臣恐貪冒成風功次失實則未免貽誣
殺冒功之害也是可不嚴爲之防乎臣願我
皇上勅下該部議行海防巡撫都御史以後凡遇海上報
捷即便詳加勘驗果係皮肉緊縮有血蔭刀痕者方
爲真正首級頂心顱門無髮又非刀剃者方爲真正
倭頭得以首級論功奏
請陞賞其有中國勾引之人雖係有髮須在大夥賊內對
陣擒斬者方許比照從賊生擒例議賞如有誣殺平
民妄冒功次者悉從巡按御史參究坐罪則庶乎首
級申明而慎軍功重民命胥得之矣伏惟
聖裁

處首級

都御史唐順之云鳥銃手不許割首級亦不服割首級論賞與餘軍照數分級假如百人爲率或鳥銃手十名餘軍九十名鳥銃手居餘軍十分之一或餘軍內得一首級該銀三十兩則鳥銃手得銀亦十分之一共分銀三兩或鳥銃手五十名餘軍五十名鳥銃手居餘軍二分之一餘軍得一首級則鳥銃手亦得銀二分之一共分銀一十五兩人數搭得多寡分銀多寡率照此例算

恤傷殘

巡撫都御史彭巡按御史孫等議云優恤軍屬律有正條隱蔽殺傷例有明禁今後各道并軍衛有司部下軍兵俱要從實開報陣亡官員給銀三十兩奏

請陞級他鄉客死者仍給關文陣亡民兵一名給銀五兩官軍一名給銀三兩被傷軍兵傷重者一兩傷輕者五錢被殺民人未埋者五錢已埋者三錢被傷未痊者一錢房燒盡絕十口以上者三兩十口以下者一兩五錢老小無依者五錢壯丁砍去蘆葦者應納鹽課官爲處補俱從兵備道呈請查給若有隱蔽不報者從重究治督粮道仍將近者議免太倉嘉定上海崇明四州縣荒蕪田糧及民運白糙粮米議改折色

數目出榜諭衆通知務俾民有實惠